

海濱小集之八

天 上 人 間

夏 衍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海濱小集之八

天 上 人 間

夏 衍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紀念促成我寫這個劇本，而終於殉職於自己崗位上的

蔡碧青兄

——作者

本劇之作者保留本劇及次頁所列各劇之轉載，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王肇禪先生

桂林：環湖北路廣西日報社洪適先生

貴陽：賑濟委員會朱亞...先生

昆明：九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

口述：六十本劇作者其他劇作：

「賽金花」(廢版)

「自由魂」(生活書店版)

「上海屋簷下」(國民書店版)

「小市民」(新知書店版)

「愁感記」(文獻出版社版)

「心防」(新知書店版)

「法西斯細菌」(即出)

「水鄉吟」(羣益出版社版)

「復活」(改編)(美學出版社版)

「戲劇春秋」(宋之的·于伶合作)(未林出版社版)

時間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年間。

人物 劉愛廬 六十五歲。

劉綉笙 (劉妹) 四十八歲。

劉瑞春 (劉子) 二十五歲，空軍少尉。

劉瑞秋 (劉女) 三十二歲。

于明揚 (瑞秋之夫) 三十四歲。

趙澍 (綉笙之子) 十五歲。

艾珍 (瑞春之妻) 二十三歲。

劉德才 (劉家遠房親戚) 三十八歲。

喻志華 十九歲。

阿愛 長工，五十以上。

褚媽 僕婦，五十歲光景。

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

阿香 小丫頭，八歲。

其他

地點

第一幕 滬杭路沿線一城市

第二幕 同上。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在滬杭路沿線的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

劉愛廬家。

愛廬是前清舉人，也做過官，但是在宣統末年卸上可裏氣辭了官之後，就回到鄉間來「管田地」了，老式房子，隨處可以看出經過幾次修裝的痕跡，並不怎樣富有，可是在這地方的城中還算得上是中之家。

舞台是瑞春結婚的「新房」，油漆一新，但是沙發，銅牀。西式畫額，乃至洋風的花籃，銀眉之類，和這房間本身形成了新和舊的對照。正面偏左，一張大銅牀，堆滿了紅紅綠綠的破，枕頭，（牀和被之間不就是一種對照嗎？）牀左小馬鞍棹，看邊是一排玻璃窗，這很明白地可以看出是近來改裝過的。窗前是一桌大桃花心木的寫字桌，寫字桌擺在這場所，也有點不大調和，尤其是桌上的那一對厚錫蠟燭台，和明燐地燃燒着的次紅燭。左邊牆上，一架很別緻的鏡額，下面空軍標識的一對銀翼上面，懸上一個大紅的雙喜字，下面是許多同級朋友們的簽名。其他新房應有陳設，隨意。

八月十四日晚，七時左右。結婚儀式完畢之後，賓客都已經在廳上入席了，遠遠的談笑聲，新房裏很冷清，褚媽也在頭上戴了一朵大紅的絨花，正在掃地上的瓜子殼，和新娘新郎進房的時候被人投擲的彩色小紙。阿香抓了滿把的瓜子，噓着。

阿香 問你啊，怎麼會飛的？噫，老媽媽，少爺怎麼會飛的？

褚媽 (不答)

阿香 (懇求地) 說啦，過一會給你敲背，好嗎？(隨意地將瓜子殼吐在地上)

褚媽 啐，人家剛掃乾淨，你又……(舉手威嚇她)

阿香 (歪着頭) 你說咯，我來掃，噫，怎麼會飛的？

褚媽 (狠狠地) 怎麼會飛的，誰知道，少爺背上長翅膀的。

阿香 屁！(裝一鬼臉) 昨天少爺在河裏游水，我看見，沒有翅膀的。

褚媽 (禁不住笑了) 你看見了就得了，怎麼會飛，洋人想出來的法子，誰知道……(再將阿香吐的瓜子殼掃去)

（後房脚步聲，一種特殊的尖聲音。）

綉笙

（聲）和尚！和尚！（急忽忽地進來。四十五歲了，但是看過去似乎還不到四十歲，白淨的臉，劍眉，高高的顴骨，眼睛帶着一種老是探索着別人隱秘的光，元色綢旗袍，很合體，除出纏過腳和頭髮未曾剪去之外，一派大方。

褚媽

用眼光在新房內橫掃了一眼之後，問褚媽。（澍官沒來過？）（又望一望櫥背）姑太太，您不去坐席嗎？澍官，……剛才還在房裏，跟哥哥嫂嫂纏着討喜菓的。（窺伺她的顏色，陪着笑）姑太太，今天可真開心啦，從小兒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帶大來的少爺，今天對親啦，嘿，到明年春天，澍官也可以配配親看了……

綉笙

（聽她說着，掩不住內心地歡喜，臉上硬直的線條稍稍柔和了一點，可是當她的眼光看到花燭的時候，面色立刻又變了。怒哄哄地）褚媽！你怎麼的，人還沒有老，就悻事啦，叫你坐在新房裏幹什麼的？

褚媽

（一怔）

蠟燭

叫你祈新房裏管花燭，可是你睡，花燭漏了！（很敏捷地自己動手把漏口的蠟燭用煤夾除去）在這樣亂蕩蕩的時候，大少爺又學了什麼飛機，几百事情都要圖個吉利，要是有什麼……（自己停住了不說下去）

權燭

方才太太你自己跟我說，結算燈燭不要滅掉。

綉笙

（捨着）還有你的話，燈花歸燈花，掉下來把蠟燭漏完了你也不管？

綉笙

（通後房的門簾突然一閃，差不多看不清是誰，一個人影在後房裏走着。）

（很快地回身）和尚，和尚。快點外面舅舅在找你吧，老是孩子氣，鬧新廟，時候早得很呢！（沒有回聲）和尚！和尚！（搗開門簾走到後房去，突

德才

（聲）綉，綉乾娘。我……我找你……

綉笙

（批着他出來）找我？找的怕是可以當錢用的東西吧！鬼鬼祟祟的，來，口

袋裏是什麼？

德才

（一望而知的鴉片癮者，一雙小眼睛是他的特徵，變了黃褐色的紡綢長衫，

繡娘（發獠而又卑屈的表情）綉乾娘，本來，日裏就想來跟你商量啦，爲
耐是客九爹叫我這樣子。

綉笙 別多說話，你又弄了什麼？沒出息嗎？

德才 （反掙扎）綉乾娘，講活仔細一點，在用人們面前，我也要做人的。

褚媽 唉！用人們面前，你倒還像個東家？東家不去吃酒，鬼鬼祟祟地躲在後房裏

幹什麼？

綉笙 褚媽，我搜他，袋裏裏的是什麼？

德才 不，我沒有拿東西。今天我是來租大伯商量一件事……

綉笙 （故作驚訝的裝態）和丁丁大——來商量一件事，這事情，你有膽子跟他

講話？他在花廳上，你去，你有這大膽子？……那麼去！

德才 不，不，綉乾娘，我怕他老人家生氣，所以我先來跟你商量一下。（講話間

小丫頭偷偷地往後房溜，他看見了，他快快地攔住她）阿，阿香，別去驚動老

爺！（調頭來對綉笙）綉乾娘，千萬不該抽上了一口煙，現在外面查得

緊，又沒有錢，想到上海去戒煙，可是……可是……

綉笙

（爆發似的）可是沒有錢，問大伯借點盤費，對嗎？呸！你在做夢！前這麼兩三年，大伯伯還當你是個人，十塊五塊借給你用，近來，你還沒出息的學會了偷啦，還用借？咱們劉家倒了霉，有了你這樣一個爭氣的親戚。

德才

（這一套話在他是聽慣了）你講完了？我這次倒不是借錢，我要跟大伯伯商量一件事，周家塘後面墳上的幾顆樹，我想賣了。

綉笙

（吃驚）什麼？你要賣祖墳上的樹？你——

德才

（看見她吃驚，更故作從容）本來，也有點可惜，那幾顆樹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吧，風水先生說，左手的那株石楠樹，是管這兒的大房的，那顆石楠樹本來像把大的傘，近來兩年橫闊開來，正像兩只大翅膀，所以，瑞春生了飛行家啦。哈哈（摸出香煙來，一眼看見掉上有更好的煙，便重新藏起，取了掉上的香煙吸，褚媽很快地將香煙罐拿開。）

綉笙

你發瘋了，祖墳上的樹……

德才（冷然）別的我們三房沒有份，祖宗，總該輪到一份吧。嘿。

綉笙 阿才！今天你不准把這事情跟大伯伯說。今天是瑞春官的好日，凡事要圖個吉利，你的賤骨頭不怕他的拐杖，可是他老人家卻經不起生氣！

德才 唧，有錢的要圖吉利，沒錢的就管不得這許多了，（已經看出了她的弱點了）大伯伯在花廳上？我去找他。

綉笙（攔住他）阿才！（咬牙切齒地）你這該死的！（從袋裏摸出一個白手巾包，打開來，取出一張鈔票，擲給他一般的）拿去！前世欠了你債！

德才（接了錢，看一看）這怎麼夠呢，綉乾娘。今天是好日子，就是打發聽差，也得高陞一點啊！（突然的卑屈起來）

褚媽 姑太太！別給他，逼了你的錢，他去養婆娘……

綉笙 我又沒有打中航空票！（又從手巾包中取出一張，給他）快出去！聽你這樣子，這新房裏也不配你來的！（再鄭重地）偷偷地從後門出去，褚媽！看着他走！（對德才）不准再偷東偷西！

德才

不——過，綉乾娘，我今天沒吃過飯吶，外面這許多酒席，……

（從廳上傳來了愛廬特有的咳嗽聲音，這聲音比什麼都還靈驗地使德才畏悚了。）

德才

（張惶）大，大，大伯伯來啦！綉乾娘，我，我，（欲逃）

綉笙

（也不願意他和愛廬見面）堵媽，看着他從後門出去！（指着後房）

堵媽

（冷冷地）他還有話跟老爺商量呢！

（德才抱頭鼠竄從後房下，堵媽跟着下去。）

愛廬

（聲）唔，唔，這也難怪，能來，也就算啦。新房裏坐吧，（進來）這兒沒

有人，（看見綉笙，有點意外）爲什麼你獨自在這兒？（跟在他後面，瑞秋進來。）

（愛廬，矍鑠的老人，瘦軀中洋溢着精力和威嚴，鬚髮都已經花白了，但是這祇增加了他對人的壓力，特製的一根西式的粗手拄，但是撐的時候少，捏在手裏的時候多。滿頭頭的頑癬，常常有搔癬的習慣。）

（瑞秋，半新式的女子，好像才生了一場病似的非常憔悴，衣服也很素樸。）

綉笙 啊，你們散席了？我？爲的是找阿澍啊，這小孩跳跳蹦蹦的，不知躲到那兒去啦。

愛廬 小孩？大啦！

瑞秋（笑了）大乾娘還是那樣的操心？澍弟弟也已經快要親啦，澍弟今年是十四？

綉笙 托他舅舅的福，十五歲了，——可是，這小孩太頑皮，不知前世欠了他多少債！（下）

（阿香跟着下場）

愛廬（望着她的背影）勞碌命！這才是勞碌命！把十五六歲的人當作小孩兒，一眼不見了就大驚小怪。

瑞秋 那也難怪，大乾爺死了之後，就留下了這一點寶貝。

愛廬（戴上老花眼鏡看了一下鏡框上的簽名之類的東西）唔，（點頭）你們能夠

來，總算好嘍，昨天上海打了起來，我以為你們是不能來了。

瑞秋 弟弟的喜酒，不論怎樣我總是要來吃的，家裏的人已經不多，（黯然）月初

就想來了，來幫幫忙，可是弟弟寫信給我，說能不能請假出來，還說不定。唔。

瑞秋 爸，你看，這一次會真的打起來嗎？來是來了，可是，要是真的打起來，火

車斷了，那不是來了回不去嗎？

愛廬 愁什麼？上海的人前幾天不是大批的逃到鄉下來嗎？吃喜酒帶使逃難，明揚

也來啦，還怕什麼，我這兒飯總還是有得吃的。

瑞秋 那當然，不過，他，明揚脾氣壞，什麼地方都住不慣，怕又使爸生氣。

愛廬 來了就算了，打仗，有什麼辦法呢？（吸着水煙，少頃）唔你們都來了，

我就安了心，（感慨）看這次情形，怕真要打起來了，這幾天這兒過的兵很多，東門外也挖了戰壕，今後的日子，不知怎樣過下去，瑞春，——（停了

一停）趁沒有打到這兒的時候，把這事辦了，總算完了一件事，我心上也輕鬆了……（咳嗽）

瑞秋 爸爸這幾年確是太辛苦了，養大了我們，可是一點也不能招呼您，都走得這麼遠。

愛廬 辦了這件事，我的心安了，你姆媽在地下，她一定也安了心了，日子過得真快。——（吹煙）現在，（笑着）第一個開心的倒是你大乾娘……

瑞秋 對啊，很久就沒有看見大乾娘這樣開心了，那也難怪，姆媽故了之後，那時候弟弟祇有八歲，差不多是她一手領大的。現在，怎麼樣？還是老脾氣？瞧樣子倒一點兒也不老起來。

愛廬 唔，老還是老起來的，她的脾氣，不是漸漸好起來了嗎？閑事，少愛管啦，對用人們做的事，也馬虎一點，和這兒來往的人都很高興，說她脾氣改好啦，可是，我倒替她就憂，一個人的脾氣突然的改過來，這就是說，她的身體已經漸漸不行了！

瑞秋（瞠了她父親一眼，深沈地）說起來，大乾娘算是苦了一世！那樣年輕的死了丈夫，受不住公婆的氣跑出來……（勉作笑容）可是現在好啦，澍弟弟已經十五歲，快出山了！

愛廬 唔，可是，別儘講這些，我到忘了問你，明揚近來怎麼樣？病好啦？

瑞秋（黯然，搖了搖頭。）

愛廬 還是和從前一樣？

瑞秋 ……（低下了頭）

愛廬 唔？（有點異樣）

（這時候阿香蹣手蹣腳地從門口進來，背後，阿澍的影子一閃，看見舅父和表姨在，又退出去，阿香有點窘，阿澍露出半身，用手指點她，指着那張牀，這時候愛廬和瑞秋熱心地談天，差不多不注意到他們。阿香沒辦法地走進來，對牀望了一眼，又回頭看看阿澍，偷偷地準備鑽到牀下去。瑞秋發見了。）

瑞秋 阿香！做什麼？

阿香 （嚇了一跳，反射地站起來。）

瑞秋 鬼頭鬼腦的，做什麼？

阿香 ……

愛盧 說啊，你要什麼？

阿香 澍官……（偷看門口的阿澍，阿澍瞪她一眼）

愛盧 澍官？你找澍官又是——

阿香 澍官叫我……叫我躲在牀底下……

瑞秋 （好奇地）躲在牀底下做什麼？

（澍官裝一鬼臉逃走了）

阿香 澍官叫我躲在牀底下，過一回等新娘娘睡了，叫我在牀下裝狗叫。

瑞秋 （破顏一笑）啐！傻東西，你真的聽他的話？

阿香 （抱怨似的）他叫我躲到晚上十二點鐘，（嚥嚥嘴）可是我還沒有吃過飯

呢。

愛廬 (突然的) 嘩哈哈……

瑞秋 (抿着嘴) 澍官呢？你去叫他來，(阿香慢慢地走向門邊，到門口，一溜煙地逃出去)

(門外，阿澍聲，「死東西！你告訴了舅舅？」等等，阿香抱怨的聲音。)

瑞秋 怪好頑的！阿澍還是這樣玩皮？

(少頃。廳上的一陣笑聲。)

愛廬 唔，唔，頑皮是頑皮，可是近來又和瑞春一樣的愛什麼開會演講了，這弄得你綉乾娘又害怕起來。噢，我們方才的話沒有講完，方才，方才講到什麼？

瑞秋 (從新回到髮髻，不答。)

愛廬 你記得嗎？方才講到……？

瑞秋 (祇能抬起頭來) 講到明揚——

愛廬 (恍然) 噢，對啦對啦，明揚怎麼樣，還跟從前一樣？

瑞秋（望着她父親，喉嚨口講了一句話，誰也聽不見。）
愛廬（不注意她的表情，直率地）還跟以前一樣地發牢騷，講空話，罵人……和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嗎？

瑞秋（搖了搖頭）

愛廬不啦？那就好啦，（自己點點頭）你得好好的勸勸他，……

瑞秋（終於按捺不住了）爸——

愛廬（吃驚）唔？

瑞秋他近來，……（差不多要淌出眼淚來）他近來……完全變了一個人了，今年

大熱天又見了一次紅，到現在還不斷根，身體就一天天的……

愛廬噢，那你爲什麼不早說，年紀輕輕的爲什麼會害上了這樣的病。……

瑞秋前年那一次，什麼請願運動，在路上吃了一點虧，後來就老是咳嗽，身體一天天的壞起來，起初是一天到晚睡着不起來，什麼事情都是搖頭歎氣，跟他多說一句話就生氣，好像是誰害了他……

愛廬（憂慮之態）你得好好的請個醫生給他瞧瞧才對啊！吐血的毛病是不好玩的。

瑞秋（搖頭）別說請醫生，我給他買了一瓶麥精魚肝油，還給他埋怨了一大陣，他說讓他，讓他死，——（覺得不吉利，連忙改口）他說照這樣子過下去，再過下去就會做亡國奴了，又是哩哩啞啞的一大套，他以前的那些同鄉，現在也不常來看他了。

愛廬（用力地搔着頸上的癬）那不是很好嗎？

瑞秋不，有人來跟他談談，倒反兒好一點，愈孤單，看他憂愁得愈利害，看了報，不是哭就是罵，我說，他的神經有點兒變了。沒有人的時候，獨自一個兒唱山歌，「九一八，九一八」地哼着，也會像小孩兒似的大聲的哭起來。

……爸，你的癬還是沒有好嗎？

愛廬唔，夏天多出汗，就利害起來，……你說，你說下去

瑞秋譬如這次要他到這兒來，已經化了很大的氣力了。起初不肯來，說弟弟見了

要笑他，笑他沒有用，可是後來不知怎的想了一下，說：好吧，我要看看瑞春，他航校畢了業，是一個飛行家了，我要托他一件事。——

愛盧（好容易停了搔）托他一件事？

瑞秋 唔，說起來怪可笑的，他說，要請弟弟帶些炸彈，不管什麼，租界也好，中國地也好，把整個的上海炸平。

愛盧 胡說！小孩講的話！

瑞秋（轉換話頭）啊，爸爸，要是這一次真的打起來，弟弟會被調去打仗嗎？

愛盧 我問過他，他不肯說，你大乾娘問他的時候，他說，命令已經下了，立刻就
要調到南京去。害你大乾娘哭了大半天。

瑞秋（吃驚）命令已經下了？真的？

愛盧 唔，他說這次的請假還是破例的，教官因為他平素用功，特別允許他回來，
要是上海真的打起來，……

瑞秋 爸，你讓他去打仗嗎？

愛廬 不讓他去？

瑞秋 爸，（低聲地）爸爸祇有這個孩子，我也祇有這個弟弟！

愛廬 人大了，心也大了，他要去，你怎麼辦？

瑞秋 不，不，爸，你不能託個人去學校裏講一講嗎？

愛廬 沒用的廢話；我不講。他自己要去，去就得啦，反正我也不指望他來養活

我，我勸他到昆明去當航校的教官，他反說我不願意自己的兒子有前程。

瑞秋 可是，……

（阿澍急忙地奔入）

阿澍 偏不穿，偏不穿，（看見舅父，噪着嘴不講，呆站着。）

綉笙 （手裏拿着一件綢長衫，追着進來）和尚，快穿了，（看見了愛廬和瑞秋）

舅舅你看，阿澍又不聽話了，晚上還穿了一件單衣，（將長衫硬穿在阿澍身上）立秋早已過了，初七是白露，過一會受了涼。

瑞秋 （禁不住笑）澍弟弟，聽媽媽的話吧，穿了。

阿澍 我要聽瑞春哥講話，偏要拖我來，我又不冷。

綉笙（狠狠地。但充滿了對阿澍的愛）等自己覺得冷就遲了。

阿澍 瑞春哥在講「機械化部隊」，我要聽！（把長衫脫了欲走。）

瑞秋 那麼你穿了再去聽就是啦！

綉笙 不，我不許他聽，什麼鷄鳴化，這孩子聽了又會發瘋的。

阿澍（倔強）不給我聽，我偏不穿！你瞧，人家熱得很，在出汗呀！還要穿長

衫。

愛廬（帶笑地注視着他們）來來，讓我看看，有沒有汗？

阿澍（走近去）真的，廳上點了煤氣燈，熱得很。

愛廬 唔唔（用手摸着阿澍的額角）真的有，那就讓他吧。（對綉笙）你也別太操

心了，讓他去！年青人的身體，和我們上了年紀的是不同的，我看你自己倒

該當心一點，這幾天也夠忙啦。瑞秋！給大乾娘拿件衣來。

綉笙 不，我不冷，我追阿澍追得很熱！（坐下）呼——

阿澍 哈，你自己也熱，還叫我穿衣。

愛慮 哈哈……

（正在一家融洩的時候，褚媽突然的進來，似乎很緊張的樣子，向大家望了一望，又想出去。）

綉笙 褚媽？做什麼？

阿慶 （老長工，啣着旱烟管進來）唔，姑太太。少爺還在花廳上嗎？（回身欲走）

綉笙 你找他什麼事？

阿慶 有封信……

愛慮 信？拿來。

（瑞秋很快地接過來，一看，面色緊張起來。）

瑞秋 爸，是電報？

（大家聚攏來）

愛慮 從那兒來的？

瑞秋 （仔細地端評了一會）發報處，唔，下面寫的是英文。

阿澍 （很快地搶過來）讓我看，C-h-i-en-c-h-o-w, Chienchow。

瑞秋 算橋？

阿澍 唔，對了，算橋，一定是瑞春哥哥的學校裏打來的。

綉笙 算橋打來的？（着急之態可見）什麼事，什麼事？

瑞秋 阿慶，快去把電報號碼簿找出來！（對綉笙）號碼還沒有翻出來。

阿慶 （不懂）電——報……？

阿澍 有，（望箱廚和牀後亂找）

瑞秋 你找什麼？

阿澍 （找出了一只小手提皮包）有的，我上次看見瑞春哥用過的，（從裏面拿出電報簿來）快，我來翻。（全屋的人注視這一張電報紙，阿澍和瑞秋兩人翻着。）

瑞秋 七〇九八，〇五七七……

綉笙 大哥，（急得講不出話來）

愛廬 （安慰地）你急什麼，大概是交際電報。現在的花法子，打個電報就算禮到了。一定是瑞春的事們們打的。

阿澍 七〇九八，限。有限的限。〇五七七，十。

綉笙 什麼新法子，省錢的法子，打一個電報，就省得送禮了。

阿澍 〇〇六三，五。

（一時沈默，愛廬拿根「煤頭紙」倒在燭上去點了火，吸水烟。神經全注意在電報上。外面客廳送客的聲音。）

阿澍 （唸）「限十五日十二時，……」快快，還有五個字。

瑞秋 爸。

愛廬 （無言）

綉笙 （看樣子已經知道了一半）什麼？電報上怎麼說？阿澍！

阿澍 ○一一〇，以。○四六七，前。

愛廬 (低聲)「限十五日十二時以前。——」

綉笙 大哥，真的要瑞春去打仗？噯？你說。

阿澍 歸。

愛廬 (放了水烟筒，反背了手，不答。)

阿澍 除。

瑞秋 爸！(哭聲)笕橋打來的，要弟弟十五日十二時以前歸隊！

綉笙 十五？陽曆十五？

阿澍 (跳起來)下面一個字不懂，「限十五日十二時以前歸隊——」我去通知瑞

春哥，新嫂嫂！(跳着出去)

綉笙 阿澍，「澍，慢！」(追出來，見他走遠了，又回來。)

瑞秋 爸爸，讓他去嗎？

愛廬 (依舊不答)

綉笙（急寤地，回來）大哥，別讓他去！你要有主意！

瑞秋 爸，祇要你說一句，他肯聽爸的話的。

綉笙 不讓他去！我拚命也不讓他去，（急了）大哥，我們劉家祇有瑞春這一個！

（脚步声，瑞春和明揚進來了。兩個人是一對很好的對照，瑞春強壯豪邁，明揚衰弱憂鬱，瑞春好像已經被灌了一些酒了，有點興奮，進房門的時候拍着明揚的肩說。）

瑞春 瞧，你又輸了，你說不會擴大，不會打起來，現在，我們的空軍已經在黃浦江炸日本鬼的兵船了。噢，爸，大乾娘，都在這兒。電報呢？

綉笙（撲過去）瑞春，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祇聽我這一次話。

（瑞秋看見明揚進來了，便走近他的身邊，低聲地不知說了一句什麼。瑞春不理會綉笙的話，用他那只厚大的手拍拍綉笙的肩，從桌上拿起電報紙來。）

瑞春（讀電報）「限十五日十二時以前歸隊！」好，真的幹起來了，爸，那麼我

明天早車走吧（回身去對明揚）明揚！瞧！跟敵人算賬的時候到了！（興奮不能自己）

明揚（蒼白着臉，嘴唇震着）你真的明天走嗎？你——

瑞春 要是沒有汽車，今晚上就該走的。

綉笙 不，瑞春，我不讓你走，我拚了老命也不讓你走，你的爸爸這樣老了，你能忍心……（回頭對愛廬）大哥，（狠狠地，責問似的）你不講話，讓他走，讓他去打仗嗎？（大家以目光注意在愛廬身上）

愛廬（沈痛地）瑞春！我不留你！（片刻）可是，你娶了親了，你得跟你的新婦商量，今天是新婚的晚上，你不能太傷了她的心！

（正在這時候，幾個男女客人擁着新婦艾珍進來，晚裝，楚楚的淡裝，掩不住惶急的表情，進來之後誰也不講話，這沈默增加了場面的緊張，瑞秋很快地扶艾珍到新牀上去坐，但是依舊講不出一句話。沈默。）

（很遠的打鐘聲，噹噹——噹噹……繼續着。誰也不注意。）

瑞春（毅然）爸！兒子是一個軍人了！軍人，祇知道服從命令！

綉笙——

瑞春（用手制止她的話）請大家不要替我耽憂，在現代戰爭裏面，最危險的不一一定是前線，也不一定是天上，在後方地上無防禦地被敵人轟炸，比我們在空中作戰危險得多了！爸爸，你放心，我一定打了勝仗回來，（對大家）等我們打勝了之後，我再補請大家喝喜酒，比今天更痛快。萬一我犧牲了，那算我盡了國民的責任，（對明揚）明揚！你好好地在這兒把身體弄好來，現在你也該出來做事了，怨過去有什麼用？現在是我們自己起來幹的時候了！

（突然，亂鐘聲。全場聳耳靜聽。）

瑞春（突然）警報！日本鬼的飛機來了！

（這句話雷擊似的引起了大的騷動，女客駭叫聲，瑞秋管不得什麼的走到明揚身邊，綉笙顫動不得，也有些客人望外面亂竄。）

瑞春別怕！不一定丟炸彈，把燈熄了！

（話未完，電燈自動地熄了。室內祇有一對花燭熊熊地燃燒着。電燈熄的時候又是一陣恐怖的叫聲。）

愛慮

（巍顛顛的聲音）別走開，我們大家在一起！

（遠遠的機聲）

瑞春

快，把蠟燭吹熄了！（過去吹）

（突然的，綉笙瘋狂似的撲過去攔住了瑞春。）

綉笙

不，不，不能吹，花燭是不能動的！

瑞春

大乾娘，別響，飛機來了！下面有燈，上面可以作目標的。

綉笙

（不理會也不想理會他的意思）不，不能動，洞房裏的花燭，是不准動的

瑞春！別吹，圖個吉利。……

阿澍

啊，（想起了似的）花廳上還有汽油燈。（跑出去）

綉笙

（力竭聲嘶）瑞春！我求你，我求你，別吹，咱們劉家祇有你這房了……（

用身體攔住了他）

瑞春

不，大乾娘，飛機已經近來了，快！別攔我。

（機聲漸近。瑞秋不自覺地緊抱住了明揚。愛慮茫然地望着瑞春和綉笙，不能講出一句話。）

綉笙

炸死也不給你吹！瑞春，聽我一句話，別吹……

瑞春

（不顧一切地將綉笙推開，綉笙猛蹶幾步，倒在一張沙發上，驚愕與恐怖。瑞春趕上一步，一口一枝，將兩枝花燭完全吹滅，房中黑暗，機聲隆隆地從空中飛過。艾珍以手掩面。一陣無論如何也是抑止不住而迸發出來的泣聲。）

綉笙

慢慢地站起來，兩手合十喃喃地）天啊，我們劉家祇有這一房，你，你去

了——

（機聲愈響）

幕

同年十一月中旬，下午九點五十分。

劉宅花廳。並不很大，但是佈置得很古雅，左手，與觀客席成五六十度角，是花廳正面，小供桌，書畫，供桌上一座玻璃罩的座鐘。其他供品一二。

正面是牆壁，掛在壁上四幅字畫，和紫檀的椅子，茶几。牆壁右端，是通內廂房的門。右手，同樣對放地和觀客席成六十度角，是一排玻璃窗門。堂密門的盡頭，靠近觀客席台前，通另一內廂房的門。

舞台中央，一張厚實的大理石的小圓桌。舞台左手前面，一張藤榻，上面鋪着大紅絨氈，愛盧繡在榻上，阿香坐在一張矮椅上，面對着觀衆，在替愛盧敲腿。

大理石圓桌上放着一只無線電收音機，阿澍正在調整聲調。艾珍坐在靠內側的紫檀椅上，手裏在打毛線衣服，凝神地聽着無線電的報告。秀瑩坐在右側的一張半新式的搖擺椅子上，嘴裏沒有聲音地喃喃着，也許是在獨語，也許

在唸經。

落寞的初冬晚上，遠遠的風聲，犬吠聲。舞台上顯得單調，祇有正面左手角上，花盆架上一盆洋種的大麗花還燦紅地開着。

阿澍旋着無線電，發出各種斷續而不規則的聲音，一刻是西樂，下一秒鐘是京戲，再一旋又是救亡歌曲的合唱。

阿澍
唧！（再旋，猛然地發出一種使人不愉快的刺耳的聲音……）
（一邊槌着腿一邊打瞌睡的阿香吃了一驚）

綉笙
阿澍，耳朵也給你震聾了！

阿澍
（不理會）我不相信。（又是靡靡之音，「桃花江」之類。）

艾珍
（莞爾）澍弟弟，還差十分鐘，不到十點鐘是不會有中央電台的報告的。

阿澍
不，上海的電台，也有新聞報告的。（無線電發出很低的聲音，似乎是報告戰況，但聽不清楚）有了有了。（側耳聽）

（瑞秋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右手的廂房出來，走到舞台中央，像似要找入

講話，可是講不出口來。愛廬抬起頭來望着她。）

綉笙（低聲地）睡了？（將眼睛望廂房一指）

瑞秋肯睡倒就好了，真氣人，和小孩兒一樣，要他吃藥，好像要了他的命，（自語似的）毛病又不生在我身上！（聲音有點兒顫）

愛廬我看你還是管管自家吧。在這兒住了三個月，看着你一天天的瘦起來啦。

綉笙可不是，這幾天連眼圈也窪進去了。瑞秋官，你也像了我，太勞碌了，（帶着笑對愛廬）大哥，這大概是我們劉家的門風了。嫁出的女兒，一定要受男人的磨折的。

瑞秋（在阿澍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那有什麼辦法呢，在生病，不去理他，心裏覺得過不去。——

綉笙（很快地接上去）是啊，這是我們心腸太好的原故啦，做男人的看穿了這一點，就故意的作威作福了。

阿澍嫂嫂，來，是報告！

艾珍 聽得出嗎？講什麼？（走近一步）

瑞秋 （看見了艾珍，好像想起了似的）喔，珍妹，你好啦？方才聽豬媽說，你發了痧，有點不舒服嗎？

艾珍 （笑着）不，沒有什麼，吃了晚飯有點頭暈，吐了一下就好啦，明揚哥怎樣？

瑞秋 （很敏感地）吐？可是肚裏有點泛，不舒服？

艾珍 唔。現在好了。

瑞秋 又像飽，又像餓。吃了就不舒服，對嗎？

艾珍 唔。

瑞秋 （很快地走過去，用手按了按她的額，笑着。）唔，爸爸，恭喜你，我猜珍妹妹是有了喜啦。

愛廬 （坐起來）喔。……

瑞秋 （避開阿澍，將嘴巴擺近艾珍的耳朵，低語了幾句）唔？

艾珍 （羞得低了頭，搖頭不答。）

綉笙 當真？

愛廬 唔，那好極了，明天，讓我寫封信去告訴瑞春。讓他也……

綉笙 （站起來，用她特有的尖聲音）褚媽！褚媽！（沒有回答，對阿香）阿香！

再褚媽到大廳上家堂前去點香燭！（阿香欲下，又喚住）喂喂，灶君前面也點一對。（自己跟着下）

（愛廬站起來，走近艾珍，正要講話，無線電突如的發出了很明瞭的聲音，大家靜聽。）

無線電報告 「……葛家牌樓一線，敵人連日猛烈進攻，但是都被我軍擊退，陣線不動，今日敵人進攻施相公廟，來勢甚猛，但我軍死守不退，今午我南翔方面援軍趕到，情勢已轉危爲安。……（換了一個女報告員的聲音，混語）今天的戰事報告，已經完了，再過三分鐘，西樂，唱片。X·Q·C·A，上海亞洲廣播電台。……」

愛廬 什麼，就完啦？

天上人間

瑞秋 不，這是上海的。

艾珍 澍弟弟，現在十點已經過啦，你要聽南京中央電台……

阿澍 可是你瞧，這不是嗎？沒有聲音。

艾珍 (有點急) 沒有聲音？(站起來，幫着他調整，依舊沒有聲音) 怎麼的，十點十五分了。(看一看手錶)

(這時候廂房門一開，明揚穿着已經舊了的睡衣，拖鞋，手裏拿着紙烟，出來，對誰也不講話，比第一幕當時更憔悴，更蒼白了。)

瑞秋 (走近去) 你，還不睡，出來做什麼？

明揚 (挑釁的語氣) 不行嗎？睡不着，出來看看。

瑞秋 (忍氣吞聲) 不冷嗎？穿了這一點。

明揚 (不理會)

艾珍 (很快地把自己的坐位讓開) 明揚哥，這兒坐，外面有風的。

明揚 (依舊沒有點好口氣) 不要緊。(隨意地坐在搖擺椅上)

愛廬（一面按着頸癰，鄭重的口吻）明揚！我看，你的病得好好的請個大夫瞧瞧。

明揚（頭也不抬）……

愛廬（繼續下去）毛病不治好，在這荒年亂世，就是逃難也不方便。

明揚（抬起頭來反抗地）我本不打算逃難的。

瑞秋（又急又怨）明揚，爸爸跟你講，你這是個什麼樣子？

明揚（虎虎地對瑞秋瞪了一眼，要發作，又忍下。）……

（綉笙急急地上來）

綉笙 瑞秋——（看見明揚在，便住了口。）阿澍，來，你去代你瑞春哥哥拜一拜。

阿澍 不，我要聽報告。——拜，拜什麼？

綉笙 拜家堂啊！阿澍，聽話，去拜一拜，嫂嫂添了小寶寶，你就做長輩了。

阿澍 不，不，你自己拜拜不就得了嗎？

（突然，無線電發出了聲音，——一個極流麗清脆的北平語女報告員的聲

音。)

報告員 「中央廣播台，X·G·O·A 現在報告消息。……」

阿謝 對啦，X·G·O·A

明揚 (聽見報告消息四個字，決然地站起來走，但是——)

報告員 「在報告之前，先得向全國的聽眾道歉，就是今天的報告，延遲了二十分鐘，這原因是由於今日下午三點二十五分，敵機三十二架，大舉進犯南京……」

(明揚重新坐下，全場的耳朵集中於無線電的報告。)

報告員 「對無防禦的文化商業地帶，濫施轟炸，在中央電台附近，投彈四十餘枚，本台機件，稍受損害，直到此刻方才修理完畢，所以今天廣播節目，一律後延二十分鐘，請諸位原諒。……現在，第一件報告，今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敵機三批共三十二架，由安徽方面繞道飛襲南京，我英勇空軍早得報告，升空應戰，在南京西郊上空，展開開戰以來最劇烈的空戰。……」

(全場肅然，艾珍焦急到恐怖的程度。)

報告員 「我英勇空軍以寡敵衆，立將敵隊形衝散，在接觸三分鐘內，我高大隊長即將敵大型轟炸機一架擊下，落於中山陵附近荒地……」

阿澗 (拍手) 好啊！

瑞秋 (制止他) 噓！

報告員 「敵機一部與我接戰，一部分轟炸機入市空，在繁盛市區濫施轟炸，三時四十八分，我空軍陸續又擊下敵轟炸機兩架，驅逐機三架，同時有九七式重轟炸機一架，爲我高射砲擊中，負傷飛至句容附近降下，敵機師五人，三死二傷。……」

阿澗 (拍手) 一共七架，好傢伙！

報告員 「四時零八分，敵機全部向西逃竄，此次空戰，計被我擊落轟炸機驅逐機七架，尚有兩架已受重傷，預期將在中途下墜，這是我國空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我空軍亦有兩架失蹤，至下午八時尙未歸隊，衆料已作壯烈犧牲，空

軍勇士中有三人略受微傷，生命無礙，蔣委員長以空軍將士英勇殲敵，已令從優獎勵。……第二件報告，上海方面

瑞秋（很快地將無線電關閉）爸爸！（下面講不下去了）

（全場靜默，阿澍也帶着嚴肅的表情，望着大家。好容易綉笙的話打破了沈默。）

綉笙 什麼？瑞春怎麼樣？無線電講的什麼？我聽不清。（沒有人回答她）

艾珍（隱隱的啜泣之聲）

瑞秋（大家同時的目光注集在她身上。瑞秋很快地走近她的身邊，撫着她的肩。）
珍妹，別這樣，別這樣，（說着，自己的聲調也有點兩樣了。）爸年紀老了，你這樣使他難過。

艾珍（點點頭，用手絹拭淚）不，我祇有點怕。（抬起頭來）

綉笙（着急了）什麼？瑞春怎樣？大哥，瑞春……

愛盧（制止她的興奮）不，沒有什麼，南京今天有空戰——，空中打仗，所

以……

綉笙 瑞春跟日本機打了？

愛廬 不，沒有提到……

（明揚站起來，反背着手，呆立着。一刻，又頽然坐下。）

艾珍 （走近愛廬）爸爸，可以打個電報，去問一問嗎？

愛廬 電報，唔，可是，你知道他在南京？最近來的信上……

艾珍 那倒不一定，不過他有個好朋友在飛機場做事，可以轉的。

愛廬 好，那你把地方寫下來，（回頭對綉笙）阿慶還沒有睡吧？

阿澍 （很快地）我去叫他。（推開堂窗門跑下）

（愛廬走到供桌前面，拿過文房四寶盒，擬電稿。）

愛廬 （大聲向室內）阿香！拿我的眼鏡來。

瑞秋 （溫慰着）珍珠，你去休息一下罷，今晚上打出電報，明早上可以有回電

的。

艾珍 不，我不累，你照料明揚哥吧，已經不早了。

瑞秋 珍妹，你應該保重啊，你是——

（阿香取了眼鏡來）

愛慮 （接過眼鏡）唔，對了，我帶便把這喜訊告訴他。……

艾珍 （低了頭）

綉筆 （聽到這，她又高興起來）那恐怕你已經遲啦，他們三天一封信，早已經告訴過啦。（外面簌簌地下起雨來，阿慶，睡眼矇矓地被阿澍叫着進來，揩着身上的雨點。）

阿慶 老爺，有什麼事嗎？

愛慮 快，把這電報打了，電報局，懂嗎？

綉筆 剪刀巷的電報總局，上次去過的。

愛慮 在下雨嗎？（講着，撩起袍子，從繫在腰間的鈔包中拿出一張紙幣，交給阿慶，重新又從他手裏拿回來看了一下，交給他。）快去。

（阿慶下場）

綉笙 阿澍，去睡吧。天冷起來啦。

阿澍 （不理他，又去弄無線電。）

綉笙 珍珠，你去休息吧，方才還在不舒服的，瞧，天又下雨啦。

艾珍 （笑着）我還想聽一聽。（望着無線電）

瑞秋 不，去睡吧，爸，你也得休息啦，聽着老是提心吊膽的。

愛廬 唔。讓我再坐一下。

艾珍 那麼，爸，大乾娘，明揚哥明天見，澍弟弟，還不睡嗎？（下場）

綉笙 （看見艾珍下場，慌忙地）瑞春有什麼消息嗎？

瑞秋 沒有什麼。無線電報告，南京有兩架中國飛機被打下了，所以打了電報去問問。

綉笙 沒有提起瑞春嗎？

瑞秋 沒有，只說有兩架飛機沒回來，怕是被打下了。

綉笙 可憐啊，當飛機師的那一個不是好人家的子弟，那一個不是心肝寶貝地產大來的。爲什麼要這樣的去……

阿澍 (突如地插進來) 爲什麼，爲着國家的生存啊！大家不去打仗，那日本鬼子來了……

綉笙 (狠狠地) 不和你說，又是一大套，(回頭來對愛廬) 大哥！真的，自從瑞春去了之後，我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夜，做夢也會驚醒來，看見阿慶從外面回來，走路走得快一點我也會心跳起來，大哥，你想法子把他叫回來吧，想法子……

阿澍 (偷偷地對愛廬做手勢，叫他別聽她的話。)

愛廬 (吹香烟) 現在可不容易吧，要就不讓他去，讓他去了，那就——

綉笙 (鄭重地) 瑞秋，新婚的晚上他不聽我的話，把花燭吹熄了，到今天想起來，總好像有點怕，(懇求似的) 大哥，你打個電報叫他回來，說，說我……說我急病死啦……

愛廬 你瘋了？

綉笙 我領了他十幾年，聽說我死了，他總該來看我一眼吧，大哥……（聲淚俱下）

阿澍 舅舅，別聽媽的話！瑞春哥哥是個民族英雄，畫報上也登着他的相片，你叫他回來，叫他住在家裏……

綉笙 沒有你孩子的話。

阿澍 （噙起了嘴，嘴裏嘮咕了幾句，好像想出了一個法子似的把無線電開放。）
報告員 「……殲敵三千，我軍陣地鞏固，絕無危險。以上是山東方面的報告。第六件報告，平漢線正面……」

（突的，出人意外地，這以前一直坐着沈思默考的明揚發作似的站起來，望廂房就走。）

瑞秋 （吃驚，走進一步）做什麼？不舒服？

明揚 （回頭來，面色慘白）我不愛聽，這些刻板的公式報告，又是殲敵三千，……

瑞秋：這樣打下去，日本人早已打完啦，（用抖着的手拂一拂長頭髮，欲下。）

又是這麼的，我還以為你不舒服。

阿澍（忍不住了）明揚哥，你說的話我不贊成！

明揚（回身來）不贊成，你聽着就得啦。

綉笙 阿澍！

阿澍（走上前一步）你這樣說，那我倒要問你了，你說，中國打勝仗的消息是假的？

明揚 也差不多。

阿澍 差不多？你用什麼證明？

綉笙 阿澍，跟明揚哥講話沒樣子！（去拖他，阿澍用力掙開。）

明揚 今天鐵敵三千，明天「轉移陣地」，這，這是……（咳嗽）

阿澍 哈，你不看報，「爭取最後勝利，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

明揚 哼（冷笑）重要的城市失完了，還用什麼法爭取最後勝利！

阿澗（急了）那麼，你說，中國的勝仗全是假的，日本的勝仗全是真的，對嗎？那，那，那你就是漢奸！

明揚什麼？你講我是——（上前一步）

瑞秋（着急地扯開他）看，你像個什麼樣子，跟澗弟弟也會吵起架來了。

綉笙阿澗！回去睡，別多講啦。

瑞秋看，又弄得滿頭大汗，你這人，澗弟弟，別講了，看我面上。（回頭扯着明揚下場，邊說邊走）澗弟弟還小吶，（出門之後）你真的，他懂得什麼，你跟小孩兒也吵起架來。

阿澗（忿忿地）小孩兒，哼，小孩兒比混蛋的大人懂得多吶！下次再講這樣的話，我就……

綉笙阿澗！沒樣子。明揚哥是客人。

阿澗客人就可以不愛國嗎？

愛唐（禁不住笑起來）哈哈哈哈哈。

綉笙

（回頭看一眼明揚已走遠了，終低聲地）說起來，這樣的客人，我也不曾見過，這算什麼，老是哭喪着臉。好像欠了他多，還了他少，……我早說，瑞秋這門親配錯了，什麼自由結婚，選了這樣一位好寶貝！

（雨聲愈大。犬吠聲。）

愛廬

（站起來，用拳頭反敲着自己的背）唔。天冷啦，這樣的天氣打仗的人才受罪！瑞春的棉背心做好啦？

綉笙

（不會理會到他）阿澍，收拾了，去睡。

（正在這時候。阿慶拿着吹熄了的燈籠，全身是水，神色倉惶地推開堂窗門進來。）

阿慶

老，老，老爺，（一手指着外面，講不出話來。）

愛廬

什麼，電報打了？

阿慶

不，外面，外面不行啦，……（揩一揩臉上的水）

綉笙

（被嚇慌了，手有點抖）你說什麼？你說……

阿慶 外，外面，東，東洋兵……

愛廬 綉笙（同時地一怔）什麼，東洋兵？

阿慶 不，外面已經，已經亂得不成樣子了，東洋兵，前天天未亮的時候，在金山衛上了岸，現在快，快就要到縣城了。……

愛廬 在金山衛上了岸？阿慶！（大聲地）這話當真？

阿慶 全是真的，大街小巷的人，全在逃啦，今天早上在米市渡……

（瑞秋張皇地上）

阿澍 阿慶，你別聽了謠言。

阿慶 （喘着）謠言？連知縣老爺也走啦，大街上的人都在說，縣衙門裏已經空了。

綉笙 大哥？（不知所措，拖住了阿澍的手。）

阿澍 什麼，日本兵還沒有到縣知事就逃啦！

愛盧（比較鎮定地）靠不住，城廂一帶不是有很多兵嗎？難道……

阿慶不，老爺，這見的兵三天前已經調到上海去了，開帝廟的兵，上個禮拜就走的。

英珍（焦急地從廂房奔上）爸爸，褚媽的兒子在外面說，東洋兵已經快來啦……

綉笙怎樣辦呢？大哥，怎麼辦呢！

愛盧阿慶！到前前後後去看一看，也許是有人造謠，想趁火打劫！（阿慶又怕又不能不走，下）要是真的話，你們年紀青的人，應該趕快避一避，我，反正老了，活着也沒有用（咳嗽）你們，你們準備走吧。

瑞秋不，爸爸，要走一起走，不走就大家在這兒等着。

愛盧不，你，你已經不是劉家的人啦，你得照看明揚，快叫阿慶去看一看，也許還有船可以叫，到杭州去……

綉笙大哥！你不走我也不走，把阿澍交給他嫂嫂帶了去。

阿澍 我不逃，我……

綉笙 阿澍！

（雨聲中，隱隱的步槍聲。大家愕然。）

瑞秋 啊！槍聲！

綉笙 （緊緊地抱住了阿澍）天啊！

（褚媽帶跌帶撞地進來）

褚媽 老爺，姑太太，快走，快走，大街上已經有人在搶了。

瑞秋 日本兵？

褚媽 不，說是土匪！

阿澍 土匪！

（疏疏落落的步槍聲，警笛聲。）

愛廬 （悽然）想不到會這樣的快！（低頭想了一想決然地）走，大家走，快收拾

一點東西！阿澍！快去叫一條船……

綉笙 到杭州？

愛廬 誰能說得定。到了杭州再說，也許從杭州可以到上海，到南京……（回頭來對已在啜泣的艾珍）別慌，我們大家在一起，瑞春在外面，我們要使他安心。你得當心身體……

阿樹 舅舅，我們走了這屋子怎麼辦？

愛廬 屋子？唔（有所感慨）

（室窗門外，爭執聲，阿慶聲？）「什麼，你，你敢……」突的推開門，意外地和阿慶扭着的是劉德才。）

德才 大伯伯，沒有走嗎？

愛廬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什麼？德才，你這時候來幹什麼？

德才 （從容地，接上去講）放心，大伯伯，今天不是回你借錢。也不是要破什麼墳頭樹，今天，要跟大伯商量……

愛廬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跟我商量？

德才 對啦，有兩件事，第一件，明天這兒地方上要換一個局面，大家要請你老人家出來幫幫場面，第二件，……

綉笙 阿才！你講什麼？

德才 （悠揚地）喔，綉乾娘也在這兒。第二件要借這所房子用一用，因為明

天……

愛廬 （振作一下威嚴）德才！你喝醉了！

德才 嘿，沒有，大伯伯，沒有醉，我的話講得很清楚，這兩件事辦到，大伯的一切房產田地，包在我德才身上。……

愛廬 （圓睜着眼）你說，我的房產田地，包在你身上？唔？這話輪得到你講？

（照例的捏着那根手杖站起來）

德才 嘿，是的，從明天起。大伯！用不着奇怪，你別以為我這個窮姪兒永遠不會翻身，哼，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一朝天子一朝人，從明天起，（出乎意外地兇暴，大聲地）我就管得着你，要你怎樣就怎樣，你——

阿澗 阿才，你做了漢——

德才 少說話！看綉乾娘面上，你趁早走吧！對於你們這批學生子，就是我也沒有

法子保險，到天亮，日本人一到……

綉笙 （趕上去把阿澗扯回來）阿澗！（悽然欲泣）

（褚媽急忙忙地上來，看見這情景，不敢作聲。）

愛廬 （上前一步，溫和地）唔，你說，要我做到兩件事，……

德才 對。

愛廬 第一件是明天這鬼換了個局面，要我出來幫場面？

德才 對，因為你是地方上的紳縉，有身家，日本人指定要你。

愛廬 第二是要借這房子用一用，作為——

德才 不錯。

愛廬 那麼我回答你，（迅雷不及掩耳地舉起手杖來，對準德才的鼻尖）第一

件，（猛烈地一下）第二件，（更猛烈地又一下）你這狗東西！（舉手杖亂

打)

德才

(完全出於意外，在他的那種凜不可犯的威嚴前面，又回到以前那種卑屈了，祇有招架，抬不起頭來。)

(突然，阿澍像脫兔一樣地掙脫他媽媽的手，猛撲過去，用頭將德才頂倒，扭住就打。)

阿澍

先打死你，這狗東西，狗東西！

綉笈

(趕過去扯阿澍，阿澍，阿澍)

愛盧

第一件，第二件，(猛打着)第一件，

綉笈

(扯住了他)大哥，你自己……

德才

(好容易掙扎爬起來，很快地一隻脚跨出堂門檻，對愛盧睜着眼)好，你當心，當心！(逃)看你們能在這地方住！(溜走)

分明揚一聲不響出來，站着。)

植菴

老爺，什麼船都沒有了，祇有一條魚船，說要五塊錢。

綉笙（扶了愛廬坐下）大既。

瑞秋 爸爸，別太生氣，對這些豬狗一樣的人。

愛廬（決然地）走吧。（對椿媽）好叻，給他五塊錢，幫姑太太們把東西搬下

去。（對阿香）快，幫大姑奶奶去理東西。

阿澍（走近愛廬）舅舅，我舅真的走嗎？

愛廬（點點頭）唔。（依舊是捏着手杖站着來，一隻手撫着阿澍的頭髮，莊嚴

地）你們年青的，記住了！這是我們的家！（對這住了幾十年的家仔細地看了一遍，感慨地）這次出去了之後，我，大概是不能再回來了，可是，你們要記得，這是我們的家！我們祖先傳給我們的家！

（風雨聲，漸疏的槍聲，喊聲，艾珍，也許是瑞秋的啜泣聲中，慢慢地。）

——幕——

翌年一月下旬，舊曆除夕的前三日。嚴寒。

上海西北區，中流以下階級雜居的一所二開間的弄堂房子——劉愛盧一家的寄寓。

一客堂一廂房的樓下。屏子已經舊了，舞台左端是前門的石庫門，受信箱和窺視外面來客用的小滑門可以看見一部。向右，舞台前方是狹小的天井，後方是廂房間的窗子，正中是客堂間，正中裏面，是從客堂到廂房而去的門，掛着一幅已經褪了色的門帷。向右，半西式的摺疊式屏風，屏風前面是一張木架子的西式牀。小桌子，寫字檯，藤榻等等。屏風後通後房，再不，是看不見的后門。傢具的一切，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臨時摒漢買起來的，譬如牀是赭黑色漆的，桌子黃褐色漆的等等。當然也有些鮮明色彩的東西，如牀上的被褥之類。在這促促的屋子裏，他們的分配是明揚和瑞秋住前廂房，艾珍後廂房，愛盧住客堂，兼「坐起」，客堂後闌綉笙和她的阿澍。

沒有別 陳設，壁上掛着一張瑞春的小影。

風雪的下午，四時後。

客堂間，瑞秋獨自在寫字檯上縫衣服，形容比以前更憔悴了。衣服也很單薄。

少頃，廂房間一陣猛烈的咳聲。瑞秋繃了繃眉頭。

瑞秋 明揚。（沒有回答，放下了手裏的工作，走向廂房門，揭起門帷）又醒了！

（進廂房去）

艾珍 （放輕了脚步從屏風後進來。看一看沒有人，站在寫字檯前面，拾起頭來看見瑞春的照片，走近一步，凝視着，癡立不動。）

瑞秋 （低着頭從廂房出來，不看見艾珍，走近寫字桌纔看見她）喔，珍妹！

艾珍 （連忙將視線從照片離開）大姊，姊夫怎麼樣？

瑞秋 （搖了搖頭，轉換話題似的把嘴向後房一指）爲了什麼？又鬧這樣的大脾氣。

艾珍 （苦笑）沒有什麼事，褚媽聽說有個同鄉從鄉下來，忙着要去打聽她兒子的

消息，大乾娘不讓她去，就這麼……

瑞秋 唔，老脾氣又發囉。說起來，也是難怪她，第一是心緒不好，第二是事情多，要是阿香那小丫頭不失散，也可以幫幫她。

艾珍 可不是，什麼事情都愛做得有頭緒，偏偏地方小，幾家人擠在一起，加上……（不講下去，拿起瑞秋在做的衣服看看。）

瑞秋 （對裏面使個眼色，低聲地）此刻到那兒去了？

艾珍 給房東太太勸開了。上樓去了，她們倒談得來。

瑞秋 唔，虧得這樣。（又是斷續的明揚的咳嗽聲，瑞秋不安地頻頻回視。）

艾珍 怎麼樣？這幾天好像——

瑞 （把頭低了）天氣突然的一冷，就又利害起來了，珍珠！（黯然）看樣子這毛病是難了——（眼睜兒一紅）

艾珍 （無言，兩三秒鐘之後，用別的話去逗開她的悲傷）爸爸出去了？這樣的冷天。

瑞秋（望了一望天）唔，大乾娘不是掛在嘴上地講嗎？「逃難，把祖宗也忘記

了，人家在忙着過年了，我們什麼也沒有。」他今天翻了翻曆本，說去買點年貨，帶着阿樹車也不坐的走了。

艾珍 日子真快，要過年了。

瑞秋（不很理會她的話，好似陷於回憶的世界似的）批年貨，往年我們在家的時候是一件大事，枝元桃棗，幾斤幾斤的在紅紙上寫上一大篇，是要用兩個長工挑的，現在，唔，（不勝感慨）什麼也不像了。

艾珍 那倒也管不得這許多了，反正是逃難。（也有她的感慨）祇要大家能夠在一起……

瑞秋（理會了她的意思了，偷看了她一眼）是啊，像我們這樣的託爸爸的福，能

夠一家老小的逃到上海，已經是不容易了。和逃不出來的，或者逃了出來當難民的比一下，那麼我們就很福氣啦。我到今天還不放心那小丫頭，——阿香，那晚上槍聲還了，明揚催着開，開，不經心把她剩下了……（低聲地）

聽說，東洋鬼到的地方，從六十歲到七八歲的女人都不能免的！（停一下）

珍妹！

艾珍

（抬起頭來）噫。

瑞秋

弟弟的事，你倒不用太耽憂，他沒有信來，一定是我們逃了出來他不知道這地方的原因，（強作歡容）我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可是大乾娘着急的時候，我倒總覺得很放心，好像不管別人怎樣說，弟弟總是很安全，不會有危險似的。

艾珍

可是，我們沿途的寫信給他，到了上海這許多時候了，一封信也沒有來。

瑞秋

那可沒有這樣容易啊！阿澍上次不是說，外國報上說中國空軍大部分都在西安嗎？在上海登了報，要是他真在西安，也不一定會看到。

艾珍

我還打了電報到南京，告訴他我們住的地方。

瑞秋

不，我們到上海的時候，我記得，日本兵已經快到南京了，那時候他們早已離開開了。

艾珍 說是這麼說，可是……（差不多要哭了）

瑞秋 （熱心地）珍珠！你得有主意，不要太愁傷了，要是爸爸和乾娘看見你這樣

子，他們一定會更難受的。我看爸爸最可憐，這年的年紀了，還要就這樣自憂。有過兩次了，我看見他背着人偷偷的掉眼淚，珍珠！你裝也要裝得高興一點，那麼老年人心上也就……

艾珍 （用小帕偷偷地揩了一下眼淚）唔，我知道。

瑞秋 況且，你有了喜的身體，更該當心，太憂急了……

綉笙 （從樓梯上下來的聲音，客氣地說着）別開燈，好走的……好走的。（從屏風後登場，手裏拿着一只小白銅手爐）噯，走這部樓梯真受罪！又狹又斜，又暗，一不當心就會跌下來。

艾珍 （看見她來了，連忙把愛廬坐的藤榻收拾一下）大乾娘，這兒坐！

綉笙 喔喔，你別客氣！（坐下）要是鄉下真太平了，我到真想回去！上海這地

方不是我們住的，鴿子籠一樣，擠在一起，又貴，又不舒服。

瑞秋 聽說現在這一帶連這樣的鴿子籠也租不到了。

綉笙 活該，拚了性命逃到上海來，原來是這樣的好地方！過年了，看怎樣辦？連供供祖上的地方也沒有，這兒又是房間，又是客廳，又是書房……唔，你爸爸還沒回來？到那兒去了？（一半是自言自語）

瑞秋 說去買點年貨。澍弟弟跟着一起去的。

綉笙 唔，買年貨，說起來到很好聽。……（回頭看了看衣架上，很快地站起來）啊，阿澍這樣冷天出門去圍巾也不帶！（拿起那條圍巾，多少有點抱怨瑞秋艾珍的意思）真是。什麼事情都要自己當心！……

瑞秋 （和艾珍差不多同時的望了她一眼，慢慢的）啊，我倒沒有留心。

（天色漸暗，雨止，門外街口賣報之聲：大美晚報，大晚夜報……）

明揚 （聲）買報！

瑞秋 （被他吃了一驚）什麼？（放了針線，站起來）你不舒服，還看什麼報，這幾天的報，連澍弟弟也不要看，說沒有一點兒好消息。（向房裏去）

明揚 (沙啞的，但是粗暴的) 多說什麼！買報！

瑞秋 (滿臉委屈地回出來，開了大門去買報) 夜報！

綉笙 (對艾珍使個眼色，意見是「你瞧，又發作了！」)

艾珍 (不答，苦笑了一下)

瑞秋 (聲) 澍弟弟！回來啦，我給你拿！(和阿澍至門口) 舅舅呢？

阿澍 亭子間的喻小姐沒有回來？

瑞秋 我問你「舅舅呢？」

阿澍 來啦，在付車錢。她沒有把我們的東西帶回來嗎？

綉笙 (聞聲站起來)

瑞秋 (再進一步，接着愛廬同進來) 我拿，當心，爸爸，地上很滑的。(去扶

他)

愛廬 (依舊手裏捏着手杖，一只手拿了一些糕餅之類的包扎，健步進來，避開了

瑞秋的攙扶。精神還是健旺，但是這半年間使他鬚髮白得多了。) 進去進

去，（對正要迎出來的綉笙）別出來。

（瑞秋拿了晚報到房間去）

阿澍（性急地放下帶回來的東西）慢，給我看一看大標題。

綉笙 阿澍！（一手扯住他的手）瞧，手也凍僵了！出去的時候連圍巾也不帶？

艾珍（倒了一杯熱茶）爸，喝杯熱茶，外面很冷吧。

愛廬 唔，也不怎樣冷，在屋子裏覺得外面冷。可是出去了，也就不覺得。（搓搓手，喝茶）唔，（對阿澍）噲，噲小姐還沒回來？

阿澍 沒有，也許她走回来的。

綉笙（把愛廬買回來的東西整理一下，苦笑着）喔，你批了年貨？

愛廬 總得做個樣子啊。（對綉笙）上海真不像個逃難的地方，幾家有名一點的店家，人都擠滿啦，買東西好像不要錢似的。

綉笙 本來，上海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坐要坐的錢，立要立的錢，這幾天要過年

了，聽阿澍說，小菜又貴了。

艾珍

聽說浦東方面戒嚴，所以東西不能運過來了。

綉笙

（想起了似的，走近愛廬一步）唔，大哥，今天阿楮說有個張家圩的人新從那邊逃出來，她去打聽消息去了，要是真的，天下太平了，我想還是回去！上海這地方又化錢，又不舒服，……

阿澍

（知道她又是這一套了，冷冷地）回去，哼，阿才在等着你，大家都說，他得勞了。（說着輕輕地掀開門簾，到廚房開去。）

愛廬

（顯然地憂鬱起來）你也不要這樣性子急。到了上海，總得把瑞春的消息弄個清楚，（看了艾珍一眼，艾珍低頭）况且，搬回去也沒有這樣容易。我們在那裏，我想，自從家鄉失守了之後，他一定也在就寢着我們吧。我想，再寄個廣告到漢口的報上去登一登。

綉笙

（正要講下去，忽然回頭看了一眼艾珍，忍住了）……

（阿澍拿了那張晚報，貪饒地讀着，走出來）

愛廬 現在交通不方便，一封信的來回，就是幾個月。

新笙 (看見阿澍在看報，很快地站起來開了電燈) 唧！這樣細的字，把眼睛看壞了！(阿澍不理，她望了望天色。) 你看，(對艾珍) 說半點鐘就回來，去了就不回來了。

愛廬 誰？

新笙 褚媽啊！說去打聽他兒子的消息，真是，她兒子的性命，比什麼人的還要緊！

艾珍 (走向廊下去) 唔，這時候總快回來了吧。

新笙 (看見她出去了) 大哥！(停一停) 塌春的事，(低而陰沈的聲調) 不是我在年盡歲邊說不吉利的話，我查、總是……總是已經希望很少呢。

愛廬 (驚訝地) 爲什麼？

新笙 爲什麼，我也說不出，可是，自從他出去了之後，總好像有個可怕的影子，每天每夜地纏着我，我在做夢的時候，看見過他三次了，每次總是望着我癡。

笑！（阿海回頭看了她一眼，輕蔑地：「唧！」）大哥，你知道，在夢裏面看見人笑是不好的！

愛盧（最初以為她會了些什麼消息，所以很緊張，聽她這樣一說，又從驚懼而憂鬱）這是你儘向可怕的那一面想的原故。

綉笙不，（回頭戒備似的看了看）艾珍在的時候，我不敢說，看了她就心酸，大哥，不好的事可不止這一樁……

瑞秋（聲）躺一下就好啦，（出來）別起來啊。

愛盧（對瑞秋）怎麼樣？

瑞秋（低聲地）差不多。

綉笙（不管別人愛不愛聽）第一，是喜事那晚上的花燭，（鬼鬼祟祟地對瑞秋）你恐怕還不知道，你們喜事的那時候，左邊的花燭漏符很利害，男左女右，所以你們站爺生了這一場病。第二，我還在號憂墳上的那顆石楠樹……

阿海（用手在報上一拍）迷信！

綉笙（不含怒意的斥責）迷信，不講給你聽。（又積極地對愛廬）大哥，我們臨

走的時候，得罪了阿才，他一定會把那顆石榴樹……

愛廬（連他也不耐煩起來）別說了，給艾珍聽見了又使她傷心，（強爲歡笑）我們還是商量商量過年的事吧，瑞秋，今天二十……？

瑞秋（抬起頭來，不願把濕潤了的眼睛給父親看見）二十七吧。

阿樹（憤憤地）啣！昨天講克賣蕪湖，今天說又放棄了！

綉笙（慘然）過年，說起來這樣，過年是受罪！雞籠一樣的屋子裏，連供祖先的地方都沒有。地方又小，人又多。

瑞秋（望了她一眼，低了頭不語。）

愛廬像我們這樣的還算好吶，據阿樹說，對面三號樓下，一間廚房裏就住了十幾個，在逃難的時候，可就符不得這許多了。

綉笙所以，我就想搬回去，祇要鄉下太平了，讓你們也可以舒服一點，省得擠在一起。

瑞秋 (消極抵抗) 本來，是應該我們去找屋子才對的，不過這幾天明揚又利害起

來，天又下雪……

綉笙 (一怔) 那倒不是這個意思，這樣一說，倒好像我的話是要趕你們走啦。

瑞秋 不，大乾娘，我就是覺得老是住下去，心裏怪不安似的，這樣的時候又帶了個病人。……

(明揚咳嗽聲)

綉笙 這是你多心！我大乾娘也跟你一樣啊，帶了阿澍住在哥哥家裏，要是我；

(有點咽哽) 要是我們阿澍再大幾歲，那就……那就……

阿澍 (裝着不愛聽這一類話的表情，什麼話也不講地走到後面去。)

瑞秋 (帶哭的聲音) 喔唷，大乾娘！你別這麼說，算我方才說錯了！這樣一說，

倒好像我——

綉笙 那兒話，說錯的總是我啊，大乾娘老啦，多講話……

明揚 (突然的掀開門帷來，站在門邊，一手勉強地掙着門。)

愛廬（她們爭執的時候他纏着眉頭，此刻忍不住似的）得啦得啦，多說什麼，都是日本人原故，不打仗，那兒會……

明揚（不等愛廬講完）瑞秋！

（大家一怔，一齊地回頭來才發見了他。）

瑞秋 明揚！

明揚 我們搬！

瑞秋 明揚！（走過去扶助他）你怎麼的！不干你的事，去睡！

明揚 我本來——（一陣咳嗽噙住了）

瑞秋（扶他坐下來，替他在背上撫着）明揚！你去睡！

（大家無言，愛廬低了頭，不勝苦痛。沈默。）

阿澍（聲）密司喻！密司喻！……（走上樓梯一步）啣，天晚了還不回來。（走

進來，有點吃驚）怎麼？

明揚（好容易抬起頭來，用他瘦得不成樣的手摸了一下很長地垂下的頭髮，慢慢

地掙扎起來)我們立刻就搬!立刻!……

愛盧

(痛苦地站起來，但是他自有一種壓人的威嚴)明揚!(明揚一怔)別再講啦，大家在患難中，各人有各人的苦痛，你們不替我想，你們也該替瑞春想，要是他知道了家裏還有這麼多的糾葛，(明揚頹然坐下)那不是太使他難受了嗎?

瑞秋

(撫着他的肩)明揚，你去睡，去睡，(扶着他起來，正欲走的時候，後門人聲，脚步聲，帶着楮媽的哭聲。)

艾珍

(在廚下，聲)怎麼，怎麼的?啊!(大聲的)阿香!阿香你回來了!(關後門聲)

(大家的目光轉向後門，艾珍一面用圍身裙揩着手，一面帶着楮媽阿香進來。楮媽哭啞了喉嚨，什麼話也不講，啜泣着。阿香頭髮很長，面目黃瘦，最奇怪的是她的那雙眼睛，直視着，好像看不見任何人一樣，身上穿着一件長得不合身的破衣，形像已經和以前完全兩樣了。)

愛盧
綉笙 (同時地) 楮媽！爲什麼？阿香！

楮媽 (嘩的放聲哭了出來)……

綉笙 楮媽！怎麼的！哭什麼，噠，(楮媽止不住哭)

阿楮 阿香，阿香！(阿香直視着大家，一言不發。)喂！你怎麼的！不認得人
了！

綉笙 (嚴厲地) 阿楮！這兒不是你自己的家，要哭外面去！年盡歲邊，要圖個吉
利……

瑞秋 楮媽！你，你兒子怎樣了？

楮媽 (好容易掙出一句話來) 姑奶奶！我，我不要再做人了！(哭) 阿，阿福給
東洋鬼打死了！

綉笙 什麼？打死了？

楮媽 起初是被扯了去搬死屍，挑東西，後來，東西搬完了說發工錢，叫大家坐在

地上，一共三四十個人，每人給了一枝香煙，大家不提防，那裏知道天殺的東洋鬼突然的用機關槍一掃，就……

愛廬 唔。（低頭不忍再看）

艾珍 那麼阿慶呢？還有……

楮媽 誰知道，城裏城外，一共殺了一個多禮拜，人差不多死了一大半……（拭一

拭眼淚）現在城裏沒有人了，有的全是東洋兵，高麗人，中國人不死的就都逃到鄉下去，躲着不敢出來，到太陽下了山，才能在路上走。

阿澍 那麼阿香呢？

艾珍 她怎麼來的

楮媽 你瞧她這樣子，她癡了！

瑞秋 什麼，（大家從新注視着阿香）癡了？

楮媽 天殺的東洋鬼見了女人就糟蹋，連她這樣小的也免不了！她死了去活轉來，不知怎的變了癡子，話也不會講了，眼睛也瞪着不會動了，有一天晚上，張

家圩的阿四在東門外看見了她，在溝裏喝泥水，看她可憐，就把她帶了來。
（沈默，沒有人聲，阿香依舊瞪着眼珠，不動。）

姆媽 鄉下的女人也遭了殃，東洋兵每天正午到各鄉去找，被捉了去就休想回來，可憐呀……

明揚 （爆發似的，放聲痛哭起來）

瑞秋 明揚！你怎麼……

明揚 （悲不自勝）慘啊！（悽楚地）七年前 日本人打進東三省的時候，也是一樣，搶的搶，燒的燒，男人抓了去砍頭，活埋，女人就盡量地糟蹋！七年了！整整的七年了！你們受苦，還可以聽到看到，可是我們的家鄉，（聲音低啞）看也看不到，聽也聽不見！我們的，我們的家。（咳嗽止住了他）

瑞秋 明揚，我求你！我懇求你，別興奮，……瞧，滿頭的冷汗。（明揚頹然倒在藤榻上）

明揚 唔，唔，（喃喃不知作何語）

瑞秋 你息息，你身體要緊，身體壞了，怎麼能報仇……（站在他前面，不覺潸然淚下）

愛盧 走過來，到阿香面前，俯身下去，仁慈地（阿香！你認識我吧？唔？（指着自己）瞧！阿香！（阿香依舊木立不動）我是誰？

阿澗 阿香！老爺叫你啊！老爺！（搖頭）不行，她真的癡了！

阿香 （突然，在她眼前她發見了愛盧方才買回來的年糕，不響地伸出手來，抓了就拿到嘴邊去。）

阿澗 阿香！

阿香 （一跳，捏着糕又不動了）

愛盧 可憐，她一定餓了，（對靠在牆上啜泣的褚媽）阿褚！帶她到後面去吃點東西，人多反而使她……

褚媽 （無言地完到她面前，扯着她的手就走。阿香呆然地蹣跚下場。）

阿澗 （望着她的背影，不自禁地）野獸！那些日本鬼簡直是野獸！

綉笙（想起了似的，追音阿楮下場，帶說帶走）阿楮，你可聽說，我們祖墳上的

樹……

楮媽（聲）誰還管得樹吶……

（後門開門聲，喻志華嘴裏輕輕地哼着歌進來。）

志華（聲）啊，趙師母！吃過飯了嗎？（綉笙回答她的聲音，與冲冲地從屏風後

進客堂照來，看見明揚躺着，立刻把脚步放輕）啊，于先生睡在這兒，（殷勤地）怎麼樣？今天好一點兒嗎？（走上前轉步，對愛廬）老先生！反而你們先到，我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同學，一定要扯我去吃飯……（將兩包南貨之類的東西放在桌上）來遲了，這兩包東西……

（喻志華是一個具有現代女性容姿的姑娘，並不特殊的美麗，不過輪廓端正，顴額，修眉，黑大的眼，這眼睛裏充滿着活力，活潑而不輕佻，自有一種使人發生好感的閉則，矜持灑過一點的頭髮，格子布的駱駝絨旗袍，平底鞋，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結的白絨線圍巾，……）

愛廬（好容易纔展開愁眉，帶着笑）辛苦你！吃過飯了。

志華（對阿澍）怎麼樣？又在跟于先生討論時事問題？

阿澍不，（很有好感地）喂，告訴你，我從前跟你講過的那個失散了的小丫頭，今天回來了，癡了，怪可憐的，你去看！

志華（驚奇）癡了？怎麼會回來的？

阿澍你去看，你去看，在吃東西。（二人下，恰恰綉笙從後面上場，對他們兩人有深意地疑視了一下。）

綉笙（獨自的坐下自言自語）家鄉不能回去，倒反又添了一個人，啞叭，癡子！這算是我們害了她，這一世。着（搖頭上的辭嘆息）

瑞秋（看見明揚稍稍平靜了，撫了一下他的額）你，外面有風，到裏面去睡吧。

明揚（慢慢地搖了搖頭。）

瑞秋要開水嗎？（明揚不答）

綉笙（拿起志華帶回來的兩包東西）喔，這是方才喻小姐帶回來的？（將縛在一

起的兩個包解開，忽然從這裏面落下了一大卷白紙，連忙拾起來，看了看，對愛盧）這是什麼？

瑞秋（隨手的接過來看）唔，傳單！

愛盧傳單？那兒的？

瑞秋（注意地看着，讀：）「一二八紀念日告全市同胞書」……（對愛盧，多少有點吃驚）這那兒來的？

愛盧夾在包包裏的？怪啦，我看包包起來的。

艾珍讓我看……

瑞秋（和他二人湊近了頭看）我想一定是……

艾珍看後面，唔，（讀）「上海各團體聯合會一二八紀念籌備委員會，」

綉笙什麼意思？

阿澗（從裏面出來），看什麼？（去拿了一張）那兒來的？

艾珍夾在商貨中間的。

阿澍 是蜜司喻帶來的那兩包？

瑞秋 對哩。

（愛廬戴上老花眼鏡，也從瑞秋手裏拿了一張。）

阿澍 （點了點頭）那一定是她的了。我去叫她來。

瑞秋 慢！照原來的樣給她卷好了。

阿澍 （有一點驕矜似的）在我們的軍隊退出上海之前，她本來是在救國團體做工作的，最近，好像她很忙……

愛廬 （除下了眼鏡，聽着他們講）

（着急地）當真？那不是很危險嗎？給東洋人知道了……

阿澍 （不管他母親愛不愛聽）怕危險，就不要做工作，做工作，就不怕危險，她說過的。

艾珍 （感嘆似的）真看不出，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能夠做這樣的事，我們像她樣的年紀，還什麼事也不懂得呢。

（綉笙把愛應買回的東西盤在一起，拿到後面去。）

阿澍 嚶，（悄悄地）你別看不起這小姑娘，她十四歲的時候就從家裏逃出來了，逃到上海，一個人，唸書，做工作。

瑞秋 （有意無意地）逃出來？爲什麼？

阿澍 （稚氣地望了望艾珍）爲了她家裏要給她配親。

艾珍 （有點吃驚，立刻就多少有點作弄似的）您爲什麼會知道呢。

阿澍 （有點害羞）她自己講的。

艾珍 喔。（微笑）

瑞秋 現在的人，是不此從前了，懂得早，前幾天的報上不是說，什麼地方的三個小學生抓住了一個漢奸嗎？

（正說着，樓上脚步聲。）

志華 （笑嘻嘻地進來）老先生不累嗎？在這樣人多的店家買東西。（眼光偷偷地尋覓方才帶來的兩包東西）

愛德 不，家裏悶得慌了，外面走走反而好些。

瑞秋 （知道了她的用意了）喻小姐忘了什麼東西？

志華 （點點頭）唔，在那兩包東西裏面，我忘了——一塊手帕。

瑞秋 這也是你的吧。……

志華 （微微有點窘，但不動聲色）對啦，還有這一卷。

瑞秋 手絹兒倒沒有看見。

志華 隨它得啦，反正是舊的。（捏在手裏，知道他們已經看過了，坦然地）這

是一個朋友託我代她散的，劉師母！你也看一看，啊，對啦，這裏面寫着，

「我們要對我們英勇的空軍致敬，孤島的市民等待着英勇空軍的到來！」

（甜笑着）劉師母！老先生！你們是空軍將士的家族，我們該向你們致敬

的！（熱烈地和艾珍握手）

艾珍 多謝你，蜜司喻，可是……（有點憂悒）

愛德 喻小姐，這帶着在街上走不害怕嗎？

志華 不，沒有什麼緊要，這宣言，在明後天的報上也要登的。真的，日子過得快極了，從八一三到一二八，快半年了。（把傳單往袋裏一塞，打算走了。）

瑞秋 噲小姐，（認真地）我們坐在家裏什麼也不知道，你常在外頭跑動的，你看，這次跟日本打仗，要打到什麼時候才了吶？

志華 什麼時候才了？打到日本兵退出中國啊！

瑞秋 能夠嗎？

志華 當然啦，祇要一直不停地打下去。

瑞秋 打下來，不是我們常常打敗嗎？丟了很多的地方……

志華 那沒有關係的，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打勝的，于先生，對嗎？這樣的例子多得吶。

明揚 （注視着她，不答。）

瑞秋 說是這麼說，可是報紙上登着我們退出了什麼地方，就總覺得……

阿澍 唔，蜜可噲，蕪湖才克服，又丟了。

志華 這都不干事的，再打幾次敗仗，再失一些地方，也不要緊，祇要我們大家齊心，咬定了牙根打下去，最後的勝利……（覺得太嚴肅了，改換一個調子，笑着）呵呵，我不會說，不過，戰爭開始的時候，困難總是很多的，我們現在不要灰心。

明揚（啞的聲音）噓小姐！（別的人有點吃驚，注視着他）我相信你很努力，很坦白，可是你方才講的，不是安慰自己的話嗎？

志華 安慰自己？爲什麼？

明揚 你真的相信，我們還可以打勝嗎？

瑞秋 明揚！你……

志華 當然。

明揚（用手制止她）憑什麼？

志華 憑我們全國人民的力量，憑現在國內國外有利的形勢。

明揚 有利的形勢？

志華

當然，和蘇聯革命當時的形勢比一下，我們有利得多了，當時蘇俄對內要打沙皇，對外要打七八個干涉他們的國家，可是現在，我們國內沒有敵人，國外祇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

明揚

國內沒有敵人？你說。

志華

有的祇是少數的漢奸，有人說得好，從棺材裏扯出來的死人是不會有力量的。

明揚

除此之外……（咳嗽）

志華

（多少的也興奮起來）要是，那就是對於抗戰必勝沒有信心的悲觀主義！（不自禁地）對啊！（看了明揚一眼）

明揚

你說，失了沿海幾省最重要的土地也不用悲觀？死傷了幾十萬軍隊也不要悲觀？那，那你，你安慰自己，你欺騙別人！

瑞秋

噲小姐，別跟他說了，過一會，他又……

明揚

別多管，我倒要聽一聽。

阿澍 蜜司喻！你說！

志華 （始終帶着笑。還是溫婉的）于先生，你讀過歷史的。美國獨立的時候，華盛頓是老打敗仗的，南北戰爭的時候，林肯也是常常打敗仗，可是最後他們終於打勝了，全國人民擁護的戰爭，是決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也是一樣。還有……

明揚 （圓睜着眼聽着，咳嗽。）

志華 （多少的流露着一點對於自己理論的得意）于先生，可是？啊，你不信嗎？不，你講下去！

志華 還有，拿破崙打俄羅斯的時候，他是戰無不勝的，佔領了聖比得堡，佔領了莫斯科，可是，他終於在最後的一戰失敗了。侵略的違反人民利益的戰爭；（冷笑着）你以為，現在的戰爭，和拿破崙，華盛頓的時代一樣嗎？

明揚 在戰爭的方法上不一樣，但是歷史不會後退的！現在敵人希望速戰速決，我們偏要長期抗戰。

明揚 照目前情形你，你真的相信能夠長期打下去嗎？（聲調已經帶感傷了）
志華 爲什麼不能？噯，于先生，你別專望壞的一方面看啊，舊的死了，新的生出來，中國這麼大，力量是打不完的。

鄧澍 對啦，他就是不相信這一點，我跟他爭過好幾次了，可是話講他不過。

綉笙 （忽忽的從後面進來，立刻）阿澍，又在講什麼！

志華 （走近明揚一步）于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在希望我們悲觀，和失掉自信呢！啊，（想起了似的）對啦，你要好好的把身體弄好，身體不康健，對於事情的看法就會不同的。（笑着，還是愉快地）耐一耐啊，于先生！別性急，咱們過一天再講吧，講話太多了你要倦的。

（褚媽搬着晚飯上來。）

志華 啊，你們還沒吃飯嗎？老先生，對不住，耽擱了你們的時候。

愛廬 （以一種喜悅和愛惜的表情）不，不在我。這兒便飯嗎？

志華 （回復到年青女子的本色，像女兒對慈父似的）不，我早吃過了，（走近桌

子)讓我看一看。(很明白，是在沖淡方才造成的嚴肅空氣)這是你們的家鄉菜？

(明揚以一只手緊按住自己的額部，沈默。)

愛廬 (點着頭)唔，你很懂得，給你這樣一講，連我也覺很安心了，(對艾珍)你聽清了地方才講的話嗎？

艾珍 (溫婉地)噫，喻小姐講得好極了。

明揚 (慢慢地以一手撐着站起來，自言自語)耐一耐！我，我耐了七年了！整整的七年……(淒慘地)中國的力量打不完，可是我的氣力，我的身體卻快要完啦！喻小姐！(伸出抖着的手來)你們好好的幹，憑着你的自信！

志華 (握了握他的手)啊喲，于先生！你的手爲什麼這樣冷啊！啊！

(明揚驟然的倒了下去。)

志華 于先生，于先生！

(瑞秋，艾珍，阿澍奔過去，擁住了他，愛廬驚住了望着他們。)

瑞秋 明揚，明揚！

志華 （很快地站起來，）快，請醫生！（朝後門奔去）

瑞秋 明揚！明揚！（啜泣）

（阿香夢遊似的從裏面出來，直着眼睛，走到台前，站着。）

——幕——

天主人職

夫一國之興廢，繫於一人之賢否。故古之聖王，必先慎乎選賢。賢者，國之寶也。不賢者，國之累也。是以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七」周年紀念日的前夜。

上海劉氏寄寓，與第三幕同。

盛夏的晚上。快十二點鐘了。被避難的人擠成蜂窩一樣的大上海，也漸漸地歸於靜寂了。愛廬已經放了帳子睡了，客堂間和廂房間的電燈，都已熄滅，被有一張用根繩子吊到書桌上的電燈，還點着，沒有人聲，祇有阿澍還熱心地在寫什麼東西。比以前老結了些，汗背心；短袴，額前戴着一個藍色賽塔璐的遮陽，右手拿着筆，左手拿着芭蕉扇在驅蚊，蚊香的煙裊裊不絕。熱心地工作着，沈默，一分鐘後。

他是在校對一些印刷品，校好了一張，鐘鳴十二響。打了個欠伸，再數一數未校了，還有三五張，再伏案工作。

廂房間的電燈突如開了，阿澍抬頭一看，瑞秋已經很快地推開門出來了。穿着素樸的旗袍，頭髮上戴着一簇白絨線，面色似乎反比第二三幕豐潤了，似乎有什麼要緊的事似的。

阿澍看見她進來，連忙把一本書報之類的書蓋住了他校對着的校樣。

瑞秋 什麼，澍弟弟你還沒睡？（輕輕地走到愛盧牀前，看了一眼，回頭來對阿

澍）睡熟了？

阿澍 唔，你們走了他就睡了。

瑞秋 唔，（有點難決定是否有叫醒他的必要）

阿澍 什麼事？

瑞秋 沒有什麼，方才我聽見你嫂嫂在哼，起來問她，她說有點腰酸，我想，怕是要做產了。

阿澍 （跳起來）當真？那我去請醫生！

瑞秋 噓！（制止他）別忙！祇是一點兒腰酸，還說不定。（停了一停）你爲什麼還不睡？十二點過啦，給大乾娘知道了又要心疼。

阿澍 （搖搖手）別響，一會兒就完了。

瑞秋 唔，在做什麼。（順手翻了一翻他手邊的畫報）啊，（懂得了）澍弟弟！又

是喻小姐叫你替她做的？

阿澍 不。

瑞秋 那麼這是什麼？（要看他）

阿澍 （用手按住）別看別看。不是她叫我做，是我自個兒向她要求做的，像我這樣的，鬧着沒有事，不應該替她做一點嗎？

瑞秋 澍弟弟！

阿澍 唔？（抬起頭來）

瑞秋 ……

阿澍 什麼？

瑞秋 我說這話也許你不要聽，可是，我做姊姊的還是得說，你跟喻小姐——別太接近吧。

阿澍 （誤會了她的意思，羞慚起來）爲什麼？……

瑞秋 你知道近來外面的風聲嗎？

阿澍 風聲？游擊隊打到浦東來了，上海周圍很緊急是不是？

瑞秋 不，我說的是租界上，

阿澍 租界上？

瑞秋 唔，不是很緊張嗎？報上說，租界上捕了好多人，有些解到日本司令部去了。你不怕？

阿澍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瑞秋 所以，我勸你少跟噏小姐來往，——她在做的……愛國工作，現在是，是很危險的。

阿澍 (方才懂得她的意思) 喔，那沒有什麼，我又不到外面去跑，(笑了) 其實，我倒很想和她一樣的幹一點事呢，她偏不要我去，說我不懂事，會鬧出亂子來。

瑞秋 (鄭重地) 澍弟弟！你聽我的話，別太大意，這不是好玩的，你和噏小姐不一樣，她一個人，什麼事情都幹得，你有媽媽，舅舅，萬一有什麼事，……

澍弟弟，我們這一家，也夠慘啦。你瑞春哥哥，到現在還沒有消息，（悽然）就這樣的死啦！

阿澍（攔住她）別說啦，我知道，我又不到外面去。不過，應該做的事，我還是
要做。

瑞秋當然，應該做的事是得做的，你瑞姊姊這一世，吃日本人的虧，也夠多了，
可是，澍弟弟，你還小啊……

阿澍（不服起來）小？別人七八歲的小孩，就會組織了什麼孩子劇團，到前線去
演戲啊，……

瑞秋（正要講下去，好像聽見了些什麼似的用手制止了阿澍的話）噓！（側耳
聽，什麼話也不講，很快地奔向後廂房去。）

阿澍（目送她去了之後，很快地又開始工作，默念……）……一在這慘痛而又光
榮的一天，我們……」

（輕輕的叩門聲）

阿濤 (很快地回身來，) 誰？

志華 (無言，輕叩三下)

阿濤 (走去開了屏風後面的門) 快完了，還差兩面。

志華 (笑着，手裏拿着一卷卷，輕手輕腳地進來，望了望愛慮的牀) 睡了。低聲些，別驚醒了他。

阿濤 對啦，有一個字我看不清，原稿上是個草寫的蘆子，可是讀不通……

志華 別忙：別忙，我來看。唔，啊，這是擁護的護字……

阿濤 你等五分鐘，我就完了。

志華 多謝你！好孩子！

阿濤 (多少做作地噤起了嘴) 不要你老叫我孩子！

志華 (笑了) 那麼，叫什麼？

阿濤 什麼都行。

志華 (頑皮地) 跟你媽一樣，叫你「和尙」，好嗎？

阿澍 (竊了) 志華!

志華 (又制止他) 低聲，把你舅舅吵醒了。

阿澍 有什麼消息沒有!

志華 很緊，馬路上又堆了沙包。聽說七七那天的報紙都不能出版啦。

阿澍 那麼你們……

志華 沒有什麼，還是照常做。啊，(突然想起了似的) 你問我消息，我把頂好的

消息都忘了告訴你啦，(拿出一本雜誌來) 不爲着這個消息，也許我此刻還
不回來呢。大家還沒有散。

阿澍 (拿過雜誌來) 什麼? 我看。

志華 這是在一個朋友那兒看到的，看到了幾個名字，不管他肯不肯，我就拿來
了。

阿澍 (着了魔似的只管看，不發一言，志華在這時候翻了翻他的校樣。突然，阿
澍發了狂，跳起來) 啊!(大聲地) 大家起來，起來! 舅舅! 舅舅!

（去扯他舅舅起來）媽，瑞姊妹，嫂嫂，大家起來！

志華（抿着嘴笑）瞧，你瘋了！

瑞秋（急忙忙地跑出來）什麼？澍弟……

愛廬（睡眼朦朧地起來）什麼？（老是被不吉利的消息恐嚇着，又以爲是什麼危險或者不祥的事態到來了，驚惶地）什麼事？

阿澍（攔着那本雜誌）大家起來！大家起來，我報告，（對瑞秋）嫂嫂，快叫她起來！

綉笙（急忙忙地披着衣，從後房進來）阿澍，什麼事，半夜三更……

阿澍（站在一張矮檯上，發表什麼消息似的）大家聽，瑞春哥哥的消息！他又上戰場去了！

愛廬（驚喜交集，趕上一步，想去看他的雜誌）瑞春？這是，怎樣來的？

阿澍（這是蜜可喻借來的雜誌，（看了看書面）「中國的空軍」，還上面，有一篇「飛將軍劉瑞春訪問記」瞧，相片也有！）

愛廬 言真？（攢攏去）我看，我看，（望着雜誌，不自覺地喊了）阿楮，拿我的

眼鏡來！

阿澍 什麼，嫂嫂沒有起來嗎？瑞秋姊，去叫！去叫！

愛廬 ！性急，你，你……

綉笙 阿澍，快說啊，瑞春在那兒？

阿澍 瑞春哥在今年四月，——這上面寫着，在歸德跟日本鬼的飛機打仗的時候受

了！

綉笙 什麼？受了傷？噢？

阿澍 在後方醫院裏住了二個月，現在已經好了，立刻又要回前線去，唔，這雜誌

是六月出版的……

愛廬 （稍稍鎮定了一下）阿，你慢慢地講，受了傷？

阿澍 對啦，瑞春哥，對去看他的記者說，在歸德打下了兩架日本的飛機，自己腿

上中了彈，油箱也打穿了，他還不管一切去追擊遠處的敵機，直到汽油用完

了才降下來，腿上中了三彈……

綉笙 啊……

阿澍 現在已經醫好了，你瞧，相片上還是胖胖的。

（大家圍攏來看）。

愛虞 （好容易看夠了，對瑞秋）真的，艾珍還睡着？把這喜訊告訴她……

綉笙 大哥，他，他，又去打仗了？

瑞秋 爸，方才我正想叫醒您，十二點鐘左右，珍妹妹在嗎，說腰酸，現在還喘

着，怕要做產啦。

愛虞 當真？（成極至不能講話，停了一下）瑞秋、阿澍！（指着雜誌）這消息該

不會靠不住吧。

阿澍 不會，不會，你問，這本雜誌是蜜司喻拿來的！

愛虞 那麼，你（對瑞秋）去告訴她，讓她也高興，（又想起了）我亂了，瑞秋，

艾珍要做產了？你看他疼得緊嗎？

瑞秋 方才還不十分……

賈蘆 再去看一看，把書告訴她，阿澍，把照片也拿去給她看一看吧。

阿澍 不，我還沒有看完，（翻過一頁）後面還有呢。

（瑞秋急忙忙地跑進後廂房去了）。

綉笙 還有怎麼講？現在他在那兒？大哥，快打個電報給他。

志華 （望着他們欣喜的樣子，默默地坐下來，校好阿澍未校完的底稿。）

阿澍 聽着，瑞春哥哥說：（唸）「……我的家鄉，已經淪陷了，家裏還有年近七十的慈愛的父親，從七八歲起像自己的兒子一樣地撫養我的姑母，都失蹤了，到現在不知生死存亡……」

綉笙 （感極零涕）我？說的是我？啊，他受傷了還記起我們，那麼我們登的報一定沒有看到了。

瑞秋 （跑出來，換上了一件旗袍，一面還在扣衣鈕）爸爸，看樣子今晚上要盡的，現在已經疼得很緊了，我此刻去請醫生……（走，又回頭來）我還沒有

告訴她，恐怕她太興奮。大乾娘，你把阿澍和阿香叫起來吧。（急急下）
唔，（但是興奮全被阿澍讀的消息吸住了，不願走開）阿楮，阿楮！起來，

（對阿澍）還辦什麼

阿澍（唸）「記者說了些安慰的話，接着問，「劉先生結了婚嗎？」想不到這句話卻引起他的悲壯的回憶，我們勇士的臉上浮上不自然的笑，說：「結了婚說起來很巧，我是新婚的第二天清早就出發的。故鄉淪陷後，有幾個月不接到她們的消息了。……」

（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奔回後面去，高聲地）楮媽，楮媽。

阿澍（接着唸下去）「啊，這真是太悲壯了」，我說——這是記者說的。

……瑞春哥哥回答他：「我在新婚的晚上接到命令，第二天清早出發，第二天晚上就到了南京……第三天，我第一次和日本鬼接觸，就打下了他兩架。……」
……一記者說：「痛快極了，唔，要是有人把您的事情寫出來，倒可以拍一部電影。」……
……接着是一陣宏亮的大笑。……」

綉篁 (出來) 怎麼，怎麼？

阿樹 (唸) 現在，我們勇士腿上的傷已經完全好了，走路跟平常沒有兩樣，醫生說，還得休息一兩個禮拜，可是他耐不住？說三天之後，就要再回
××去了。」

綉篁 ××？

阿樹 對啦，這是一個地名，雜誌上報上是不能發表的。

綉篁 (着急地) 我們可以寫信嗎？

愛唐 (浮着衷心愉快的笑) 好啦，你現在可以安心啦，快，瑞秋去叫醫生了，艾珍沒人招呼，你去看看她吧。

綉篁 哪，真的，(解嘲) 把我弄糊塗了，真的，房裏沒有人……(下)

志華 (站起來，對愛唐) 老先生！恭喜你！

愛唐 (差不多已經忘記她還在室內了) 啊，喻小姐，多謝你，帶來了這樣一個消息，真的，我也忘了，祇管聽，忘記了你……

志華 現在大家可以安心了，劉先生替國家出了力，立了這樣的功，全中國的人，

都在感謝你老先生，也都在羨慕你老先生的。

愛廬 唔，不敢當，不敢當，不過，瑞春這孩子居然……（又搔起癢來）

志華（拿了校樣）我校完了，多謝你，我拿到印刷所去。

愛廬 什麼？這麼晚了還出去？

志華（對愛廬笑了笑，回頭對阿澍）今晚上要趕的。明天會！（翩然而下）

愛廬 明天見！（追進一步，想說什麼似的，但看見她去了，祇能送回來，踱了幾

步，不堪感慨似的走到瑞春照片前面，癡望着，禁不住流下歡喜的淚來。）

（綉笙獨自拿了一對小蠟燭台，香燭，嘴裏念念有詞，從廂房間上，愛廬看見她出來，把臉避開，綉笙在天井裏燃了香燭，對天默禱。阿澍還是熱心地
看着那本雜誌。）

（阿香又默默地出來，和在第三幕時一樣，直瞪着眼，不過面色轉豐潤了，
至台前，站住，綉笙回轉身來，看見阿香。）

綉笙 (很恨地) 你出來幹什麼？去，去，燒水。燒水！(用手勢表示燒水，阿香

回身蹣跚地下場) 阿澗！夜深了，沒有你的事了，去睡吧。(回頭來對愛

阿澗) 阿澗，地方小了真娶命，那樣小的房間，做產婦。

阿澗 你老是相信鬼話，什麼墳上的樹啦，花燭吹熄啦，好，現在，瑞春哥好好的活着，沒有事。

綉笙 (又惱又喜) 沒有你的話，去睡！瑞春哥還是靠天的。(這時候前門人聲，

黃包車聲等等) 唔，醫生來了，(迎上去，開了門。)

瑞秋 (很急地) 唔，大乾娘，有角票嗎？方才急了忘記帶了錢。(綉笙出門外付

了車錢，瑞秋帶着一個肥胖的女醫生，和一個女看護進來) 快，澗弟，

幫忙把皮包……(阿澗幫着拾了一個皮包，綉笙開了門)

醫生 (把藥箱之類放在桌上，摸出手巾來揩了揩汗) 什麼時候發動的？

綉笙 十二點多一點，先生請裏面坐。

醫生 唔。(很怕熱似的拿阿澗的那把芭蕉扇，扇着) 看一看，初產吧。

瑞秋 是阿。 (陪着醫生進病房去)

(看護提了藥箱跟進去，方才進來的時候挽在臂上的一件白布護士衣躺在桌上)

愛盧 (對阿澍) 阿澍！

阿澍 唔？

愛盧 現在什麼時候？

阿澍 快兩點鐘了吧。

愛盧 今天接二連三的事，不是做夢呢。

阿澍 (笑了) 不是。做夢那兒會這麼清楚呢。

愛盧 (走過去握着阿澍的手) 唔唔，真的不是夢？阿澍你高興嗎？

阿澍 (點點頭) 舅舅！高興的事情還多呢，報上登着遊擊隊的消息，說已經打到

我們家裏的附近了，黃莊，不是很近了嗎？

愛盧 (小孩子似的高興起來) 今年年底，回老家去過年吧。

瑞秋（急急忙忙地出來，從屏風背後拿了一包東西出來，在燈光下揀出了幾件預

備好了的小孩衣服，笑着對愛唐）爸，你得抱孫子啦（又忙忙地進廂房去）

愛唐 阿澍，看見過瑞秋姊姊這樣高興的時候嗎？

阿澍 沒有，（笑了笑，望着愛唐）自從打仗以來，舅舅也是今天頂高興了。

愛唐 唔唔。你啊？

阿澍 我老是高興的，不過今晚，當然特別的。

醫生（揮着扇子出來）很順當，不過還不會這麼快。（看了一看手錶）外面坐一

坐，裏面太悶了。（對看護）你去看看她，把窗都開了。（護士進去）

（後門開門聲，屏風後，志華探頭進來望了一下，又回出去，很快地以急促的腳步上樓梯去。）

阿澍（看見了她）唔，蜜司噏！爲什麼？望了一望不進來。

愛唐（背着手跟着）她很懂事，夜深了就不進來啦。（踱了幾步，突的回頭來，笑着）阿澍，你看，今天，連噏小姐也在替我們開心吧。

阿海當然。第一個來報告的不是她嗎？方才，歡喜得像自家事情似的。

愛廬（點頭）唔。

醫生（以為他們是講艾珍做產的事了）喔，老先生還是第一次抱孫官呢，那是應該的。

愛廬（帶着笑）那倒沒有什麼，爲的是今晚上，我們得了一個好消息。……瑞秋（很快地從裏面跑出來）快，先生，看樣子……已經快了。（促着醫生進去）

（此刻一陣陣的很緊了。）

醫生（進去）別忙，等我來看一看。（下）

（愛廬緊張地踱着，流露出衷心的歡喜。）

志華（手裏拿了一卷紙包，匆匆地進來，掩不住有些驚惶的表情）對不住，前門開着嗎？

阿海什麼，你還要出去？

志華（不自覺地用手制止了他的話，走向前門，又很快地回來）要是有人來問

起我，不管是那一個，祇說「我們不來往的，不知道！」——懂啦嗎？別多話。

阿澍（驚異）爲什麼？你，你……

志華（低聲地）印刷所已經被抄了，看樣子被捕的人很多，（苦笑着）暫時避一避。

阿澍（着急了）避一避？你，你到那兒去？

志華這怎麼說得定呢，也許還在上海耽下去，也許到別的地方。

阿澍那麼你不再回來了？你……

志華（始終帶着笑）那也說不定。（伸出手來）再見！

阿澍（不接受她的握手，驚惶失措）就是這樣走了嗎，什麼東西也不帶？這，這兒不會有人來……

志華也說不定，爲着跟你們在一起住得很好，這地方住得太久了，說不定會有人知道，不過（嚴肅地）你記住了，不論誰來問我，祇說不來往的，不知道。

再見。（鬆了他的手，也有些惜別之意）你舅舅媽媽姊姊，都替我代說一句，……（走向門邊，突然後門猛烈的打門聲，二人愕然，「誰？」「開門！」的聲音，差不多同時，前門猛烈的打門聲。）

志華 誰？

人聲 快開，巡捕房的。（猛敲門）

（阿澍寤急，愛廬走至門口。）

愛廬 誰？一定是敲錯了。

阿澍 舅舅，巡捕房的，別開……

（在這一瞬間，志華突然矯捷地取過方才看證放在几上的白衣，披上，一邊扣一邊低聲地對阿澍說。）

志華 開門吧。（很快地端過一個面盆，把桌上熱水瓶中的熱水倒在盆裏，熱騰騰端着。）

愛廬抬起靠在椅邊的那根手杖，攪着，開了門，兩探侍手鎗先進來，後面隨

着三個華捕，同時，後門也開了，腳步聲，猛烈地奔上樓上亭子間去。愛廬阿澍驚愕，望着志華。）

阿澍 不許動！

華捕 不要動！和你們不相干，抓亭子間的一個人。

愛廬 （有威嚴地）幹什麼？

志華 （鎮定地）請低聲一點，裏面做產婦！（端了面盆進房房開去，探捕望着她的背影不動。）

（亭子間腳步聲，粗氣地，喊着，「走了！」「前樓看一看」等等，粗暴的腳步跑到前樓去，突然，二樓女房客的歇斯德里的悲鳴聲。腳步聲等等。樓下的巡捕守住客堂間，用電筒照着。）

巡捕 住亭子樓的一個小姑娘，今天有沒有來過？

愛廬 住亭子樓的？姓什麼的？爲什麼到我們這兒來？

阿澍 （搶着）我們向來不來往的，不知道。

(室內呱呱的啼聲大作。愛廬很快地奔回屏風後去。阿樹聳起了耳朵，巡捕們相對苦笑。)

(樓上巡捕巡衝下來)

綉笙 (尖銳的聲音) 什麼事？出去，出去。半夜三更的！人家有喜事。(和愛廬同上來) 大哥！恭喜你！男的！天保佑！(立刻指着巡捕) 你們來幹什麼的？出去，出去！

愛廬 (混亂了，緊問着綉笙) 男的？唔。

綉笙 啊，老天有眼睛！胖胖的。很長成。

志華 (鎮定地出來) 老先生，恭喜你，是個弟弟。(自然地向前下高聲地) 娘姨！水還不夠快。

(後門進來巡捕從屏風後上場，向屋子裏望了一下，幾條險惡的長毛在中在她身上。但是她依舊悠然地。)

志華 啣，這樣好，(命令似的) 來不及就去泡吧。(向後面走)

西捕仔細地望了她一下，用手指揮大家退出，巡捕們陸續發出皮鞋釘響從前門退去，西捕殿後。

西捕 Sorry-Old-man! (下)

綉笙 (扯着愛廬) 來來，到前廂房來看一看。包裝好啦。(二人進前廂房去)

阿澍 (閃了門) 蜜司噏!(低聲地) 走啦。

志華 (躡手躡腳地上來誇大地做一個表示安堵的表情，用手撫着心) 噓！

阿澍 好險啊，虧得——

志華 (指着看護的衣服) 虧得它!(笑了) 也虧得您嫂嫂在這時候生小孩!(對阿澍) 你看，像嗎? 穿着——

阿澍 (稚氣地噏決了) 很像，像極了。

愛廬 (與綉笙同着出來) 呵呵，難得初產這麼快，要是瑞春知道了，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的。你，你去照看她，瑞秋沒有經驗。(突如想起似的) 唔唔，噏小姐，方才的巡捕是來——

志華（把穿着的衣服給愛廬看）老先生，很合式吧！

愛廬 合式極啦，那兒來的？這……

志華（笑着脫下來）借來的，虧得它，被我賭過了，方才的巡捕，是來找我的。

綉笙 那麼，喻小姐，你不是——

志華（不等她說完）不是嗎，也許會今後不能在這兒住下去啦，（做一個惋惜的

表情）大家過得很好，作熟了。

愛廬 那，你打算？

志華 還說不定，要是真的上海住不下去，那麼——（驟然的眼睛一亮）你們不是

說我穿了看護的衣服很合樣嗎？那麼我就真的去當看護，啊——（遲着少女

特有的空想）到前邊去，替我們英勇的將士們服務，這多愉快啊！（對愛

廬）老先生，要是那時候，你們的劉先生受傷的時候我在當看護，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服侍得很舒服的！

阿湖（忘記了他母親在旁邊，雀躍地）唔。蜜司喻，我也去，我也去！

綉笙 阿澍，你瘋了！

阿澍（今晚上多少興奮了些）說我瘋，我偏要去！你管我不牢的，我會逃走。

綉笙（真的急了）大哥，你看這孩子……噲小姐……

愛廬（笑着）急什麼，講着玩的也會這樣的慌。

（這時候瑞秋陪着醫生和看護提了醫箱之類出來）

醫生 讓她睡，別驚醒她。有什麼事的時候打個電話來。

瑞秋（應酬着）樹弟弟，快，給先生叫部車。

醫生 不，到外面去自己去叫吧。（看護拿了那件白衣依舊挽在臂上，向大家一

禮，從前門出去。）

綉笙（又急急地）噲小姐，請你別再聽他說這些話，說了他會瘋的，要是替國

家出力，我自己倒不要緊，反正我老了，替人家洗洗衣，縫縫補補，阿澍，

還小吶，他父親……

愛廬（用一手制止了她）噲小姐！

志華 唔？

愛廬 你真的要去？

志華 大概是。

（瑞秋送了醫生回來）

愛廬（感動地）應該這麼做，你們年紀青，唔，（向着大家，沈痛地）要我們子子孫孫不穿木屐，不做日本人的奴隸，就全靠你們這一輩了！好好地幹。

志華（熱情地）謝謝你！老先生，一定的。要是有一個機會，能夠碰到你們劉先生，我告訴他，你今天跟我說的話。（熱烈地握手）

（突然，猛烈的高射砲聲，大家在一瞬間完全靜止，但是在下一瞬——）

阿澍（首先跳到天井去）飛機，我們的飛機！

愛廬 當真（跟着出去，仰望着）

志華 啊啊，今天已經是七七啊，一定我們的飛機，來慰問我們上海的中國人

的！

（大家擁到台前，舉頭仰望，高射砲聲，飛機聲漸近。）

阿澍 對啦，天快亮了，今天是七七抗戰紀念……

志華 啊！（想起來似的）快把國旗拿出來，也許會看得見。（阿澍奔進去拿了國

旗出來，沒有旗桿瘋了似的揮着，）

綉笙 真是中國飛機？

阿澍 還會假嗎！啊，萬歲！

志華 唔中國飛機，對啦，也許你們的劉先生也在這一隊的裏面吧。

綉笙 什麼，瑞春？在天上？

阿澍 啊啊，對啦，瑞春哥，（忘其所以，大聲地）瑞春哥！我們在這兒，嫂嫂今

天生孩子了！

（全體的臉上同樣地浮着希望和喜色。雄壯的機聲掩住了一切。天漸漸亮。）

——幕——

梅嶺小集

之一：向日葵（詩集）

之二：復活（改編劇本）

之三：依利阿德（譯詩）

之四：蝴蝶與虫克（翻譯小說）

之五：杏花春雨江南（劇本）

之六：千金之子（翻譯劇本）

甘地論（人物誌）

南南同歸子伯伯（童話）

戲的唸詞和詩的朗誦（論文）

方生未死之間——論生活態度（論文）

林肯傳（名人傳記）

黑城譯稿（翻譯小說）

我的心呀，在高原（翻譯詩集）

袁水拍著

托爾斯泰著
夏衍改

荷馬著
徐遲譯

海明威著
亦代譯

于伶著

馮C. 論著
亦代譯

止默著

巖文井著

洪深著

于潮著

十元

七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新書預

Emil Ludwig 原著

J. R. Priestley 原著

R. 彭斯與 A. E. 普斯曼著

楊剛譯

王友竹譯

袁水拍譯

美學出版社徵求「基本社友」壹萬戶

一、本社爲減輕讀者負擔及便於遠地讀者通信郵購起見，特設郵購部，並徵求「基本社友」壹萬戶。
二、凡一次預交國幣壹百元以上者，即爲本社「基本社友」。本社接到匯款後，即奉「基本社友」證，以供社友選購圖書之憑證。

三、舉凡國內出版圖書雜誌，均可托本社代購，現購憑社友證，郵購憑社友證號碼，戶名及地址。俟重慶市價，得享受本版書八折及外版書九折之優待。每屆年終贈送新書壹冊或其他實用物品。

四、本社每出一新書或接托購書單後，即將圖書及發單符與社友，並記入帳戶。每三個月（三六九十二月）抄奉結單一次，以資核對。存款不足時，即另行通知。

五、貨款請交銀行或郵局匯下。若銀行郵局不能通匯地點，可附郵票，本社十足收受。限省用郵票不收。附有匯票郵票信件，請用掛號寄遞。勿附寄現鈔，否則意外損失，本社恕不負責。

六、郵購圖書一律用掛號寄遞。寄費按郵局規定者收取。

七、社友托購圖書雜誌時，請用正楷寫明戶名，證號，地址及所需書刊名稱（切請勿用草書或簡筆字）並儘可能註明著譯者，出版處，冊數，雜誌期限，份數，起訖期數等，投寄重慶民國路特字五十五號美學出版社收，

八、圖書若中途耽擱，可通知本社，說明托購圖書日期，戶名，證號及匯款數目等，由本社代爲查詢。如遇遺失或檢切，事出意外，本社恕不負賠償責任。

九、社友若喜閱某類圖書雜誌，不知詳細書名者，可函本社代爲選購，若關於圖書印刷及其他文化方面事項之詢問，本社無不竭誠歡迎奉答。